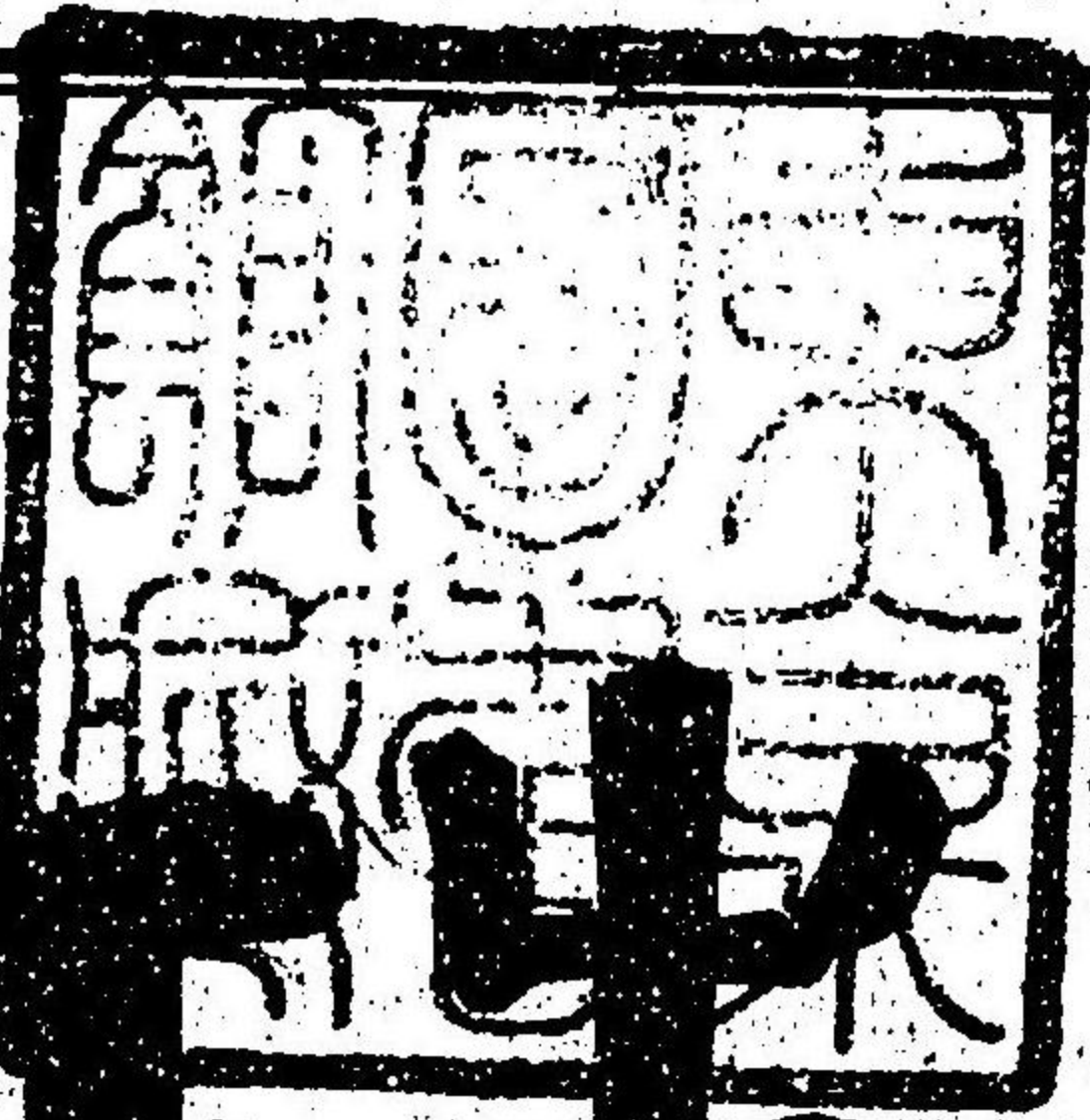


玉珠

轉旋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十日內務省交付 3/10

11
137

禪門傳燈卷六禪門規式曰禪門獨行由百丈之始

寶訓孔安國尚書序曰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實之以為大訓○萬姓統譜卷五十七曾機字吉父開第幼有識度云云知台列專授秘書少監修實訓書成權禮部侍郎卒謚文清

東吳大明一統志卷八蘇州府烏真楊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周泰伯仲雍始居之地武王封仲雍曾孫於此為吳國

沙門釋氏要覽上肇師曰出家之都名也梵云沙迦漢唐言勤息謂此人勤修善品息諸惡故又秦譯云勤行謂勤修善法行趣涅槃也或云沙門那或云桑門皆譯人梵夏爾淨善未考

明教續傳燈卷五洞山曉聰禪師法嗣杭州佛日契嵩禪師藤州鍾津李氏子云云後居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補教編上進仁宗皇帝覽之如獲行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教

匹夫論語子罕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韻會左傳匹夫無罪註疎庶人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故通為匹夫匹婦或作疋

伯夷叔齊史記卷六十一列傳第一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云云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

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有節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云云

桀紂幽厲史記卷二夏本紀帝發崩子帝履癸是為桀註駟按謚法斃人多殺曰桀○同殷本紀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註謚法曰殘義損善曰紂○同周本紀宣王崩子幽王官溷立註謚法解墮通不通曰幽○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云云謚法解載無辜曰厲

禪門寶訓集上

東吳沙門 淨善 重集

○此段意真觀政要太宗曰桀紂天子也以桀紂之名加之匹夫則怒顏閔匹夫也以匹夫之名加之於天子則其所貴在德不在位也

明教嵩和尚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齊古之餓夫也今以斯人比之而人皆喜桀紂幽厲古之人主也今以其人比之而人皆怒是故學者患道德不充乎身不患勢位不在乎已 鍾津集

日不足繼之以夜禮記禮器
日不足繼之以燭

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易乾卦
文言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
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傳學
聚問辨進德也寬居仁行備
業也

日新易係辭富有之謂大業

日新之謂盛德大學湯之盤

銘曰苟日新日新又日新

九峯集九峰韶公之集欤

太史公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太史公自序傳喜生談談為

太史公同卷七十四孟子列傳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

書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

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梁惠王問一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

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天子罕言利論語子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明教曰聖賢之學固非一日之具日不

足繼之以夜積之歲月自然可成故曰

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斯言學非辨問無

由發明今學者所至罕有發一言問辨

於人者不知將何以裨助性地成日新

之益乎 九峯集

明教曰太史公讀孟子至梁惠王問何

以利吾國不覺置卷長嘆嗟乎利誠亂

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原

者始也尊崇貪賤好利之蔽何以別焉
夫在公者取利不公則法亂在私者以
欺取利則事亂事亂則人爭不中法亂
則民怨不伏其情戾鬪諍不顧死亡者
自此發矣是不亦利誠亂之始也且聖
賢深戒去利尊先仁義而後世尚有恃
利相欺傷風敗教者何限况復公然張
其征利之道而行之欲天下風俗正而
不澆不薄其可得乎 鍾津集

征利孟子梁惠王上上卡交
征利而國危矣註征取也

鍾津集

游宴中有鴆毒左傳閉公元
年宴安醜毒不可懷也。說
文鴆毒鳥也廣志曰鴆大如
鴉紫綠毛有毒頸長七寸
食蛇腹

大覺璉續傳灯卷五泐潭懷
澄法嗣明州育王山懷璉大
覺禪師漳州龍溪陳氏子云

明教曰凡人所為之惡有有形者有無
形者無形之惡害人者也有形之惡殺
人者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所以
游宴中有鴆毒談笑中有戈矛堂與中
有虎豹隣巷中有戎狄自非聖賢絕之
於未萌防之於禮法則其為害也不亦
甚乎 西湖廣記

明教曰大覺璉和尚住育王因二僧爭
施利不已主事莫能斷大覺呼至責之

包公宋史卷七十五包拯字
希仁合肥人也云云

曰昔包公判開封民有自陳以白金百
兩寄我者亡矣今還其家其子不受望
公召其子還之公嘆異即召其子語之
其子辭曰先父存白無白金私寄他室
二人固讓久之公不得已責付在城寺
觀修冥福以薦亡者予目觀其事且塵
勞中人尚能踈財慕義如此介為佛弟
子不識廉耻若是遂依叢林法擯之

西湖廣記

廬山一統志卷九五在南康府西北二十里古名南障世傳周武王時匡俗兄弟七人結庐隱居於此故名

圓通訥繞傳灯卷六洞山子榮法嗣江列圓通祖印居訥禪師梓列中江寒氏子云云

大器老子士上聞道章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中正不倚中庸中立而不倚易乾卦文言剛健中正本義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

仁祖宋史新編本紀卷四仁宗皇帝諱煇初受益真宗第六子也云云

銀璫父選卷五十范蔚宗宦者傳論銀璫左貂給事殿省註翰曰漢中常侍或用士大夫建武以後乃悉官者皆假以貂璫之飾

綠線尺寸前漢書外戚傳中黃門田舍持詔記盛綠線方底註師古曰線厚縵也綠其色也方底盛書曰囊形若今之筆勝耳○後漢陳蕃傳不選舉註尺一謂板長尺上以寫詔書也

固辭書大禹謨禹拜稽首固辭註固辭再辭也

濫廁僧倫為山警策濫廁僧倫言行荒疎

飯蔬飲水論語述而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大名之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云云

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云云

大覺璉和尚初遊廬山圓通訥禪師一見直以大器期之或問何自而知之訥曰斯人中正不倚動靜尊嚴加以道學行誼言簡盡理凡人資稟如此鮮不有成器者 九峯集

仁祖皇祐初遣銀璫小使持綠線尺一書召圓通訥住孝慈大伽藍訥稱疾不起表疏大覺應詔或曰聖天子旗崇道德息被泉石師何固辭訥曰予濫廁

僧倫視聽不聰幸安林下飯蔬飲水雖佛祖有所不為况其他耶先哲有言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予平生行知足之計不以聲利自累若厭于心何日而足故東坡嘗曰知安則榮知足則富避名全節善始善終在圓通得之矣 行實

圓通訥和尚曰魔者命在杖失杖則顛渡者命在舟失舟則溺凡林下人自無所守挾外勢以為重者一旦失其所挾

百丈大智建叢林傳灯六馬

祖道一法嗣洪列百丈山棟

海禪師者福列長樂人也云

禪門規式百丈大智禪師以

禪宗肇自以室至曹溪以來

多居律寺雖別院然於說法

住持未合規度故常兩介懷

云云於是創意別立禪居

規矩孟子離婁離婁之明令

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

方負朱註規所以為負之器

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

像季法住經佛告阿難我淨

繁後正法一千年由女人出家

後法一千年由女人出家故減

五百生像法一千年未法一萬

年巢居穴處易係辭上古穴居

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官室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家語問禮

昔之王者未有官室冬則居營

窟夏則居橧巢註掘地而居謂

皆不能免顛瀾之患 廬山野錄

圓通訥曰昔百丈大智禪師建叢林立

規矩欲救像季不止之蔽曾不知像季

學者盜規矩以破百丈之叢林上古之

世雖巢居穴處人自廢故曰安危德也興

高堂廣廈人自廢故曰安危德也興

亡數也苟德可將何以叢林苟數可憑

焉用規矩 野錄

圓通謂大覺曰古聖治心於未萌防情

於未亂蓋預備則無患所以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而取諸豫也事預為之則易

卒為之固難古之賢哲有終身之憂而

無一朝之患者誠在于斯 九峯集

大覺璉和尚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

不知道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

善者可以為法惡者可以為戒歷觀前

輩立身揚名於當世者鮮不學問而成

之矣 九峯集

重門擊柝 易係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本義豫備義

有終身之憂一孟子離婁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玉不琢不成器一禮記學記全文今之所以知古一韓文卷卅八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曰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云云

何必廣粟帛乎苟數可以憑又何必廣甲兵乎

聖人寓之於易，易係辭，言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云第一義諦名彖集五大集經曰甚深之理不可說第一義諦無聲字

趨於時易係辭變通者趨時者也
自生民以來，孟子公孫丑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三皇五帝，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

帝嚳堯舜為五帝
情實曰鑿禮記禮運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註寶孔也
莊子忘帝王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謂之曰鑿

一數七日而渾沌死
三王夏禹殷湯周文武

商周之誥誓尚書商書仲虺之誥湯誥周書太誥康誥尚書湯誓周書秦誓我誓費誓朱註誥告也周禮士師以五刑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眾也無所不至大學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又論語陽貨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性命之理易說卦傳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理
靡上尚書畢命商俗靡二註天下隨風靡

典立史記淮陰侯列傳蒯通曰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誥誓揚子法言卷一太史詆訾聖人即為怪迂

大覺曰妙道之理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逮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諦始末設為慈悲以化群生亦所以趨於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實日鑿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清隨白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故有不能曉比當時

之民聽之而不遷則俗與今如何也及其弊而為秦漢也則無所不至矣故天下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設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由是而已矣然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者迹也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自秦漢以來千有餘載風俗靡愈薄聖人之教列而興立互誥誓大

之民聽之而不遷則俗與今如何也及其弊而為秦漢也則無所不至矣故天下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設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由是而已矣然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者迹也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自秦漢以來千有餘載風俗靡愈薄聖人之教列而興立互誥誓大

侍郎孫莘老後漢書百官志

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註百

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宋史列傳一百三孫覺字莘

老高郵人也

克已論語顏淵克己復禮

視金帛如糞土國語晉語

帛酒食猶糞土也尤傳僖公

二十八年况瓊主乎是糞也

安危之慮荀子平則慮險

則慮危易係辭安不忘危

石門聰見純傳灯卷二大惠

武庫慈照聽禪師首山之

咸平中住襄州石門一日太守以私意

辜屈辱和尚如此慈照以手指地云平地起骨堆隨指湧一堆土太守問之令人削去復湧如初後太守全家死於襄州

開先詩大惠武庫辭老夫住庐山棲賢觀都官守南康回私念其衣云云入院上堂頌曰無

道寡也莫之返良可嘆也 答侍郎孫莘老書

大覺曰夫為一方主者欲行所得之道

而利於人先須克己惠物下心於一切

然後視金帛如糞土則四眾尊而歸之

與九僊詔和尚書

大覺曰前輩有聰明之資無安危之慮

如石門聰開先舜二人者可為戒矣然

則人生定業固難明辨細詳其原安得

不知其為忽慢不忠之過欤故曰禍患

端被諸君遭迨半年有餘作俗人今日再飯三峽寺幾多惟善幾多噴

禍患藏於隱微一久選卷九司馬長卿上書諫獵蓋閔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

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人所忽者也又見漢書司馬長卿傳

槐都官未考

橫逆孟子離婁下有人於此

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

強也註橫逆謂強暴不順禮

旅邸師古曰漢制郡國朝宿

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師至

也言所設至也令人謂逆旅

為邸

曰識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見

子產如舊相識

幹韻會能事也易幹父之

蠱

藏於隱微發於人所忽用是觀之尤宜謹畏 九峯集

雲居舜和尚字老夫住廬山開先日以

郡守槐都官私念罹橫逆民其衣往京

都訪大覺至山陽也楚列阻雪旅邸一夕有

客携一僕破雪而至見老夫如旧識已

而易衣拜於前老夫問之客曰昔在洞

山隨師荷擔之漢陽幹僕宋榮也老夫

共語疇昔客嗟嘆之久凌晨備飯贈自

問國韻會增唯屈轉韻詩開
關車之牽方。錢氏曰猶艱難
也

輦下文選吳都賦都輦殿而
四與來暨註善曰輦王者所
乘故京邑之地通曰輦焉

權衡韻會權稱銜靈及曰黃

帝臣作權量周禮考工記粟
氏為量不耗然後權之註權
謂稱分之也。衡禮記經解
猶衡之於輕重也註疏稱也
謂稱衡

貨殖論語弗進賜不受命而
貨殖焉朱註貨殖德財生殖也史記有貨殖傳

古人有一日會元卷三百文懷海神師章師凡作務執勞必先于衆主者不忍容以作具而
請息之師曰吾年德爭合勞于人既編表作具不獲而亦志養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
流播東宇矣

金伍兩乃喚一僕客曰此兒來往京城
數矣道途間閱備悉師行固無慮乎老
夫由是得達輦下推此益知其二人平
昔所存矣 九峯集

大覺曰舜老夫賦性簡直不識權衡貨
殖等事曰有定課曾不少易雖炙燈掃
地皆躬為之嘗曰古人有一日不作一
日不食之戒予何人也雖無老其志益
堅或曰何不使左右人老夫曰經涉寒

暑起坐不常不欲勞之

舜老夫曰傳持此道所貴一切真實別
邪正去妄情乃治心之實識因東明罪
福乃操履之實弘道德接方來乃住持
之實量才能請執事乃用人之實察言
行定可否乃求賢之實不存其實徒徇
虛名無益於理是故人之操履惟要誠
實苟執之不渝雖夷險可以一致

二事坦然庵集

夷險一致 歐陽書錦堂記勳
勞手冢而夷險一節

浮山遠錄公續傳灯卷三葉
縣省法嗣舒州浮山法遠口
監禪師鄭列人也云眾以師
曉吏事故號達錄公

窮則益堅後漢馬援傳嘗
謂顏客曰吏夫為志窮當益
堅老當益壯

松表歲寒論語子罕歲寒
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自強易乾卦象君子以自
彊不息

古人曰逸翮文選卷十二
王僧達齋頌光錄文曰逸翮
獨翔孤風絕俗

執轡毛詩楚茨執轡

負春六祖坦經次日祖潛至
碓坊見能腰石春末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
陸沈莊子則陽方且与世違而心不肩與之俱是陸沈者也註沈不在求而在陸喻隱者之隱

於市廛也

葉縣續傳灯首山念法嗣大惠武庫兼縣省和尚嚴冷枯淡衲子敬畏之浮山遠天衣懷在眾
時時往參扣正值雪寒省詞罵以至將水澆且過衣服皆濕其他僧皆怒而去唯遠懷併置數
具敷衣復坐於且過中省到詞曰你更不委我打你遠近前云某二人數千里持衣來參和尚神豈以
一杓水澆之便去若打殺也不去
省笑曰你兩箇要參禪却去持搭

依違詩小見謀之其臧則具
是還謀之不臧則具是依違
可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
善者依就之

始息禮記相弓君子之愛人也
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
息註息猶安也言者容取安也

岳侍者續傳灯卷九浮山遠
法嗣真化仁岳禪師乎

有易生之物孟子告子雖
看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

舜老夫謂浮山遠錄公曰欲究無上妙
道窮則益堅老當益壯不可循俗苟竊
聲利自喪至德夫玉貴潔潤故丹紫莫
能渝其質松表歲寒故霜雪莫能凋其
操是知節義為天下之大惟公標致可
尚得不自強古人曰逸翮獨翔孤風絕
俗且其然矣 廣錄

浮山遠和尚曰古人親師擇友曉夕不
敢自怠至於執轡負春陸沈賤役未嘗

憚勞予在葉縣備曾試之然一有顧利
害較得失之心則依違姑息靡所不至
且身既不正又安能學道乎 岳侍者法語

遠公曰夫天地之間誠有易生之物使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未見有能生者
無上妙道昭然在於心目間故不難
見要在志之堅行之力堅立可待其或
一日信而十日疑之朝則勤而夕則憚
之豈獨目前難見予恐終其身而背之

憚勞予在葉縣備曾試之然一有顧利
害較得失之心則依違姑息靡所不至
且身既不正又安能學道乎 岳侍者法語

遠公曰夫天地之間誠有易生之物使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未見有能生者
無上妙道昭然在於心目間故不難
見要在志之堅行之力堅立可待其或
一日信而十日疑之朝則勤而夕則憚
之豈獨目前難見予恐終其身而背之

無上妙道昭然在於心目間故不難
見要在志之堅行之力堅立可待其或
一日信而十日疑之朝則勤而夕則憚
之豈獨目前難見予恐終其身而背之

見要在志之堅行之力堅立可待其或
一日信而十日疑之朝則勤而夕則憚
之豈獨目前難見予恐終其身而背之

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註暴温之也

刻剝唐書皇鍾傳刻剝民
可乎

矣 雲首座書

遠公曰住持之要莫先審取捨取捨之
極定於內安危之萌定於外矣安非一
日之安危非一日之危皆從積漸不可
不容以道德住持積道德以禮義住持
積禮義以刻剝住持積怨恨怨積則
中外離背禮義積則中外和悅道德積
則中外感服是故道德禮義洽則中外
樂刻剝怨恨極則中外哀夫哀樂之感

三要之言言行錄後集卷七司馬光除御史中丞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
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說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
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又見于宋史卷九十五司馬光傳

禍福斯應矣

遠公曰住持有三要曰仁曰明曰勇仁
行道德興教化安上下悅徃來明者遵
禮義識安危察賢愚辨是非勇者事果
決斷不疑茲必除佞必去仁而不明如
有田不耕明而不勇如有苗不耘勇而
不仁猶知刈而不知種三者備則叢林
興缺一則衰缺二則危三者無一則住
持之道廢矣 二事与淨因臻和尚書

淨因臻和尚續傳灯卷九淨
山遠法師東京淨因淨照道
臻禪師福州古田戴氏子也
云云

賢不肖中庸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水火不同器一轡非子卷十九夫水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更時而至

綱紀詩檇勉我王綱紀

四方箋云我王謂文王也以喻為政綱紀張之為綱理之

為紀言五子之歌亂其紀綱朱註大者為綱小者為紀

惠力芳純傳灯卷九浮山遠法嗣玉泉謂芳禪師蜀人云云此人欺

遠公曰智愚賢不肖如水火不同器寒暑不同時蓋素分也賢智之士醇懿端厚以道德仁義是謀發言行事惟恐不合人情不通物理不肖之者姦險詐佞矜已逞能嗜慾苟利一切不顧故禪林得賢者道德修綱紀立遂成法席廟一不肖者在其間撓群亂眾中外不安雖大智禮法縱有何用智愚賢不肖優劣如此介鳥得不擇焉 惠力芳和尚書

謙恭易係粹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間暇孟子公孫丑國家間暇

從容書君陳從容以和記事記註從容優游不迫良廣雅舉動詳審閑雅貞

雍肅詩清廟肅雍頭相註肅敬雍和

遠公曰住持居上當謙恭以接下執事在下要盡情以奉上上下下既和則住持之道通矣居上者驕倨自尊在下者怠慢自踈上下之情不通則住持之道塞矣古德住持閑暇無事與學者從容議論靡所不至由是一言半句載于傳記逮今矜之其故何哉一則欲使上情下通道無壅蔽二則預知學者才性能否其於進退之間皆合其宜自然上下雍

還迹千字文還迹書法書太
甲若功高必自下若跡還必
自迹

青華嚴續傳灯卷六大陽玄
法嗣舒列投子山教青禪師
青社李氏子云云入洛聽華
嚴義者寶珠

道悟真續傳灯卷七石霜口
法嗣潭州道吾悟真禪師云
駟騁老子天下之累章天下
之至乘馳騁天下之至堅

添丹贖書梓材惟其金丹贖
註贖采色之名說文贖善丹
也山海經衡山出丹贖

演首座續傳灯卷二十白雲瑞法嗣新列五祖法演禪師綿列鄧氏子云云
色莊論語先進論善是與君子若若也莊者若

肅還迹歸敬叢林之興由是致耳
與青華嚴書

遠公謂道吾真曰學未至於道術耀見
聞馳騁機解以口舌辯利相勝者猶如
廁屋塗汚丹贖祇增其臭耳 西湖記聞

遠公謂演首座曰心為一身之主萬行
之本心不妙悟妄情自生妄情既生見
理不明見理不明是非謬亂所以治心
須求妙悟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

演首座續傳灯卷二十白雲瑞法嗣新列五祖法演禪師綿列鄧氏子云云

梵行清白法華序呂真足清
白梵行之相

把茅蓋頭六祖坦經師謂神
會曰汝向後有把茅蓋頭只
成個知解宗徒

佛鑒續傳灯卷二十五五
祖演法嗣舒列大平慧懃公
鑑禪師本郡汪氏子云云

投子投子青乎投子通乎未
知孰是繼門警訓佛鑑和尚
與佛果勤和尚書有此段文
而其次雖有投子通書等文

想情慮皆融為真心矣以此治心心印
靈妙然後導物指迷孰不從化 淨賢錄
五祖演和尚曰今時叢林學道之士聲
名不揚匪為人之所信者蓋為梵行不
清白為人不能當輒或苟求名聞利養
乃廣銜其華飾遂被識者所譏故蔽其
要妙雖有道德如佛祖聞見疑而不信
與介輩他日若有把茅蓋頭當以此而
自勉 佛鑑答投子書

楊岐繞傳灯卷七石霜口法
嗣楊岐禪師名方會生冷氏
袁州宜春人也云云

不違處詩四牡王事靡盬
不違處箋曰違暇啟跪
處居也

却之孟子方章下劍之劍
為不恭

時當減却一未考

高岸深谷詩十月之交高岸
為谷深谷為陵

詎有閑工夫宋史列傳四

十一季沈傳季沈字太初洛州肥鄉人薨諡文靖家人勸治第第未嘗以舍弟維因語次及之
沈曰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翌日書金藤王翼白乃瘳註翼自公歸之明日也
樹下居四十二章經曰日中一食樹下丁宿慎勿再矣

心城國語周語諺曰眾心成城
眾心所好莫之能敗其固也眾口鑠金鑠消也口所毀鑠

日夜思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
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其適鮮矣

陶鑄莊子逍遙遊其塵垢糠粃將猶陶鑄堯舜者也註陶鑄成之意也

類聚易上係辭方以類聚物
日言不及義

演祖曰衲子守心城奉戒律日夜思之
朝夕行之行無越思思無越行有其始
而成其終猶耕者之有畔其適鮮矣

演祖曰所謂叢林者陶鑄聖凡養育才
器之地教化之所從出雖群居類聚率
而齊之各有師承今諸方不務守先聖
法度好惡偏情多已是以華物使後輩
當何取法二事坦然集

演祖曰利生傳道務在得人而知人之
知人之難書皋陶謬都

知人之難書皋陶謬都

在知入在安民禹曰吁成若
能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
論語雍也堯舜其猶病諸
聽其言論語公冶長子曰
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
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
其行

不容其偽東坡韓文公唐碑
惟天不容偽

一朝一夕易文言傳非一朝
一夕之故其既出者漸矣

南嶽見大鑒傳灯五南岳
懷讓章師豁然契會執持

左石一十五載同章道一蒙開悟心意超然待奉十秋日益去與
一器水一觀氏要覽中經云阿難領受佛法如寫瓶水傳之別器更在遺餘瓶器雖殊水則

無別

難聖世所病聽其言而未保其行求其
行而恐遺其才自非素與交遊備詳本
未探其志行觀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
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負者不容其偽縱
其潛密亦見淵源夫觀探詳聽之理固
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所以南嶽讓見大
鑒之後猶執侍十五秋馬祖見讓之時
亦相從十餘載是知先聖授受之際固
非淺薄所敢傳持如一器水傳於一器

巧言令色書商命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
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入之所惡側者
回悟繞傳灯卷二十五五祖
演法嗣成都府昭覺寺克
勤佛果禪師彭別駱氏云

天柄禮記禮運禮者君之
大柄也註疏柄所操以治事

先覺孟子方章天之生此民
也使先知者後知使先覺
後覺示天民之先覺者也

始堪克紹洪規如當家種草此其觀探
詳聽之理明驗也豈容巧言令色便辟
諂媚而充選者哉 圓活書

演祖曰住持大柄在惠與德二者兼行
廢一不可惠而罔德則人不敬德而罔
惠則人不懷苟知惠之可懷加其德以
相濟則所敷之惠適足以安上下誘四
來苟規德之可敬加其惠以相資則所
持之德適足以紹先覺導愚迷故善住

持之德適足以紹先覺導愚迷故善住

佛眼 續傳灯卷二十五五祖
演法嗣舒列龍門清遠佛
眼禪師臨朐李氏子云云

持者養德以行惠宜惠以持德德而能
養則不屈惠而能行則有息由是德與
惠相蓄惠與德互行如此則德不用修
而敬同佛祖惠不勞費而懷如父母斯
則湖海有志於道者孰不來歸住持將
傳道德興教化不明斯要而莫之行也
与佛眼書

演祖自海會遷東山太平佛鑑龍門佛
眼二人詣山頭省觀祖集耆舊主事備

莊增韻田舍三律詩註在
猶村

厲志 礼記樂記其怒威者
其声粗以厲

師翁輔 僧史傳六楊岐
章慈明禪師住南原會轉
之安樂勤苦及慈明过道善
石霜會俱自請領監院事
○慈明純傳灯三分陽躬法嗣

師嚴 礼記季子九季之
道嚴師者難師嚴然後道

湯某夜話祖問佛鑑舒列孰否對曰孰
祖曰太平孰否對曰孰祖曰諸莊共收
稻多少佛鑑籌履問祖正色厲聲曰汝
濫為一寺之主事無巨細悉要究心常
住歲計一眾所係汝猶罔知其他細務
不言可見山門執事知因識果若師翁
輔慈明師祖乎汝不思常住物重如山
乎盖演祖尋常機辯峻捷佛鑑既執弟
子禮應對含緩乃至如是古人云師嚴

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源遠而流長管子源不深者
流不長知不大者見不遠

耿龍李宋史列傳二百十一

耿南仲開封府人云高庵
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列

高庵續傳灯卷二十九佛眼

遠法嗣南康軍雲居高庵

善悟禪師洋列李氏子云云

不假辭色晏子襟上燕之游

士有派子午者勝見晏子於

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言可

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

百篇贈晏子恐慎而不能言

古人樂聞孟子公孫丑子路人

告之有過則喜又曰禹聞善言

則拜包荒易泰卦九二包荒用

鴻河程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

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

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

德為寬裕祥密華事理而安之

然後所學之道尊故東山門下子孫多
賢德而超邁者誠源遠而流長也

耿龍李与高庵書

演祖見衲子有節義而可立者室中峻

拒不假辭色察其偏邪諂佞所為猥屑

不可教者愈加愛重人皆莫測烏乎盖

祖之取捨必有道矣 耿龍李跋法語

演祖曰古人樂聞已過喜於為善長於

包荒厚於隱惡謙以交友勤以濟眾不

貳其心文選十一于令升晉
紀總論豈上帝臨我而貳其

靈源續傳灯二十二黃龍心
法嗣隆興府黃龍靈源惟

清禪師本列陳氏子云云

不令論語子路其身正不
令而行

以得喪貳其心所以光明碩大照映今
昔矣 谷靈源書

演祖謂佛鑒曰住持之要臨眾貴在豐

盈慶已務從簡約其餘細碎悉勿關心

用人深以推誠擇言故須取重言見重

則主者自尊人推誠則眾心自感尊則

不嚴而眾服感則不令而事成自然賢

愚各通其懷小大皆奮其力與夫持以

勢力迫於驅喝不得已而從之者何啻

郭功輔宋史卷二百一郭正
字功父大平列當塗人潁寧
中知武岡縣云云○續傳灯
卷二十白雲端法嗣提刑郭
祥正字功甫號淨空居士云
江西傳灯八南嶽讓法嗣江
西道一禪師漢列什邡人也
南嶽傳灯五六祖惠能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
州人也云云

扇以淳風張蘊古大宝箴曰
我皇振運扇以淳風
遷善礼記經解使人曰遷善遠罪不自知也孟子尺心民曰遷善

造物莊子大宗師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希逸註造物者造化之大也
當塗一統志十五本漢丹陽縣地晉分丹陽置子湖縣東晉成帝時以江北當塗流民南渡者
衆乃於于湖僑立當塗縣及淮南郡云云宋屬太平州

白雲端續傳灯十三楊岐會法嗣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云云
拱而立論語微子子路拱而立

南泉傳灯八南泉章師將順
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
什麼處去師云山下作一頭
水牯牛去僧云某甲隨和尚
去還得也每師云汝若隨我
即須脚取一莖草來

大為傳灯九為山章上堂示
眾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
一頭水牯牛左脅書五字云
為山僧某甲此時喚作為山
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
又云為山僧喚作什麼即得

萬倍哉 与佛鑑書見蟾侍者自錄

演祖謂郭功輔曰人之性情固無常守
隨化日遷自古佛法雖隆替有數而興
衰之理未有不由教化而成昔江西南
嶽諸祖之利物也扇以淳風節以清淨
被以道德教以禮義使學者奴視聽塞
邪僻絕嗜慾忘利養所以日遷善遠過
道成德備而不自知今之人不如古之
人遠矣必欲參究此道要須確志勿易

以悟為期然後禍患得喪賦之造物不

可苟免豈可預憂其不成而不為之耶

統有絲毫顧慮萌于胸中不獨今生不

了以至千生萬劫無有成就之時坦然庵集

功輔自當塗太平州也絕江訪白雲端和尚

于海會白雲問公牛淳乎公曰淳矣白

雲叱之公拱而立白雲曰淳乎淳乎南

泉大為無異此也仍贈以偈曰牛來山

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曰

上大人一異朝始教小童以

上大人丘乙巳化二千七十
子徐小生八九子可作仁可
知礼也。上大人上古大聖
人也丘乙巳孔丘一人而已化
三千教化明徒三千也七十
子達者七十人徐小生八九
子徐等小童八九輩也可作
仁可知礼也如丘達者可知
五常

翠岩真續傳灯七石霜山法
嗣洪列翠岩可真禪師福州
人也僧室傳二十一慈明章

時真點胸者為善侍者折難自金鑿遠公呵曰解夏未一月乃已至此破壞叢林有何世事
真曰大事未透脫故耳公曰汝以何為佛法要切真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公詔曰面纏
齒豁猶作此見解真不敢仰視曰願為決之公曰汝問我答真理前語而問之公曰無雲生嶺
上有月落波心真遂契悟

金鑿善侍者羅湖野錄福州資福善禪師古田人姓陳氏少有逸氣云世里中鳳林逮
迂資福則碌以金鑿考以故言句亦罕傳于世

道在人弘論語衛靈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操則存一子學告子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無為子宋史二百二楊傑字
次公每為人元祐中為礼部
員外郎出潤州除兩浙提點
刑獄卒年七十自号每為子
續傳灯八天衣懷法嗣

可言不可行一記緇衣聖言
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
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又云
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慎其
所藏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君氏曰可言而不可行過
言也可行而不可言過行也
君子弗言弗行則言行不越乎中

上大人化三千可知禮也

行狀

白雲謂功輔曰昔翠崑真點曾耽味禪
觀以口舌辯利呵罵諸方未有可其意
者而木法實不明了一日金鑿善侍者
見而咲曰師兄參禪雖多而不妙悟可
謂癡禪矣 白雲夜話

白雲曰道之隆替豈常耶在人弘之耳
故曰操則存捨則亡然非道去人而人
去道也古之人處山林隱朝市不牽於

名利不惑於聲色遂能清振一時美流
萬世豈古之可為今之不可為也由教
之未至行之不力耳或謂古人淳朴故
可教今人浮薄故不可教斯實鼓惑之
言誠不足誓也 谷功輔書

白雲謂無為子曰可言不可行不若勿
言可行不可言不若勿行發言必慮其
所終立行必誓其所藏於是先哲謹於
言擇於行發言非苟顯其理將啓學者

獨善其身孟子盡心窮則獨善其身則兼善天下言則為經一史記夏紀禹書為律身為度

言行君子易係辭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文選十卜子夏毛詩序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止觀定惠名義集曰冥相作止任滅四覺經卷四善男子彼善知識所證妙法忘離四病云何四病一者作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於本心作種行欲求四覺彼四覺性非作得故說名為病者任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等今者不斷生死不永涅槃涅槃生死每起滅念任彼一切隨諸法性欲求四覺

彼四覺性非任有故說名為病三者止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今自心永息諸念得一切性寂然平等欲求四覺彼四覺性非止合故說名為病四者滅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今永斷一切煩惱身心畢竟空無所有何况根塵塵妄境界一切永寂欲求四覺彼四覺性非寂相故說名為病

若有毫端傳灯德山單上堂謂眾曰於已每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汝但每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寂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

自欺大季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大患老子龍屬章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之未悟立行非獨善其身將訓學者之未成所以發言有類立行有禮遂能言不集禍行不招辱言則為經行則為法故曰言行乃君子之樞機治身之大本動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乎 白雲廣錄 白雲謂演祖曰禪者智能多見於已然不能見於未然止觀定慧防於未然之前作止任滅覺於已然之後故作止任滅所用易見止觀定慧所為難知惟古

作止任滅四覺經卷四善男子彼善知識所證妙法忘離四病云何四病一者作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於本心作種行欲求四覺彼四覺性非作得故說名為病者任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等今者不斷生死不永涅槃涅槃生死每起滅念任彼一切隨諸法性欲求四覺

人志在於道絕念未萌雖有止觀定慧作止任滅皆為本末之論也所以云若有毫端許言於本末者皆為自欺此古人見徹處而不自欺 實錄 白雲曰多見衲子未嘗經及遠大之計予恐叢林自此衰薄矣楊岐先師每言上下偷安寂為法門大患予昔隱居婦宗書堂披閱經史不盡數百過自其簡編蔽故極矣然每開卷必有新獲之意

編蔽故極矣然每開卷必有新獲之意

九江一統志五十二東至直隸池州府東流縣西至湖廣武昌府興國州南至南康府星子縣北至湖廣黃州府黃梅縣

晦堂 續傳灯十五黃龍南法

嗣洪州黃龍晦堂室竟祖心

禪師南雄始兵人生於鄔氏

月公晦 續傳灯七瑯琊竟法

嗣洪州泐潭曉月禪師本州

章氏子云云

切名美器 王壘清話曰陳

希夷先生戒种放曰子他日

遭遇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忌之

子名將有物敗之故晚節過度遂喪名節

知幾知微易係辭知幾其神乎君子上文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又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万夫之望

哲人書伊訓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詩鴻雁維此哲人謂我劬勞

湛堂 續傳灯二十二宝峯文法嗣泐潭文準禪師與元府唐固梁氏子云云

拙步 蒙求中魏志王粲字仲宣云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是也

扣彼所長 說苑君道曰先君能以人之長統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

吾何慊焉 孟子公孫丑彼以其爵我以其義吾何慊乎朱註慊恨也

英邵武 續傳灯十五黃龍南

法嗣洪州泐潭洪英禪師姓

陳氏邵武軍人云同書真

淨傳洪英首座與師齊名英

乃邵武人也眾中號英邵武

自廣而狹於人尚書咸有一

德無自廣以狹人

矜式 孟子公孫丑使諸大夫

國人皆有所矜式註矜敬也

式法也

小補 孟子盡心上下与天地

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予以是思之學不負人如此 白雲實錄
白雲初住九江承天次遷圓通齒甚少
時晦堂在寶峰謂月公晦曰新圓通洞
徹見元不忝楊岐之嗣惜乎發用太早
非叢林福公晦曰問其故晦堂曰功名
美器造物惜之不與人全人固欲之天
必奪之逮白雲終於舒之海會方五十
六歲識者謂晦堂知幾而知微真哲人
矣 湛堂記聞

晦堂心如尚參月公晦于寶峰公晦洞
明楞嚴深旨海上獨步晦堂每聞下句
一字如獲至珪喜不自勝衲子中間有
竊議者晦堂聞之曰扣彼所長礪我所
短吾何慊焉英邵武曰晦堂師兄道孝
為禪衲所宗猶以尊德自勝為強以未
見未聞為媿使叢林自廣而狹於人者
有所矜式小補哉 靈源拾遺

晦堂曰住持之要當取其遠大者略其

諸詢詩皇皇者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老成之人詩蕩雖老成人

尚有典刑註老成人曰臣也

書盤庚汝無侮老成人

取與在子庚桑楚去就取與

知能六者塞道也

謀在多一說苑權謀曰衆人之知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

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

草堂續傳灯二十二晚堂心

法嗣隆慶府泐潭草堂善

清禪師南雄列何氏子

延平一統志七十七東至建寧府建安縣西至汀州府清流縣南至福州府古田縣北至邵武府邵武縣

陳室中床建列傳一百四卷陳璣字堂中南劍列沙縣人

移書文選四十三劉子駿移書註銑曰移易也謂以我情移易彼意

將以斯道一孟子萬章下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雜糅楚詩卷四離騷九章精黃雜糅

別白文選卷八五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曰其驪翰改色實又殊建別白書之註善言漢書

董仲舒對策白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清曰言夏殷黑白改色實又殊建其何為可

分別明白書之

惻隱孟子公孫丑上有怵惕

惻隱之心註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源也

存心孟子離婁下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存心以禮存心

障回百川退之進季解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

黃龍續傳灯七石霜山法嗣

黃龍南禪師章氏諱惠南其

先信列玉山人也

不豫之色孟子公孫丑夫子

若有不豫色然註豫悅也

近小者事固未決且諮詢于老成之人

尚疑矣更扣問于識者縱有未盡亦不

致甚矣其或主者好逞私心專自取與

一旦遭小人所謀罪將誰歸故曰謀在

多斷在獨謀之在多可以觀利害之極

致斷之在我可以定叢林之是非也

與草堂書

晦堂不赴為山請延平陳瑩中移書勉

之曰古人住持無職事選有德者居之

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終不以

勢位聲利為之變今學者大道未明各

趨異學流入名相遂為聲色所動賢不

肖雜糅不可別白正且老成者惻隱存

心之時以道自任障回百川固無難矣

若夫退求靜謐務在安逸此獨善其身

者所好非叢林所以望公者哉靈源拾遺

晦堂一日見黃龍有不豫之色曰逆問

之黃龍曰監收未得人晦堂遂薦感副

感副寺繡傳灯十五黃龍
南法嗣南嶽福嚴慈感禪
師潼川杜氏子云云

化侍者繡傳灯二十二黃龍
晦堂心法嗣隆慶府及嶺北
禪師

秀藏主繡傳灯十五黃龍南
法嗣潭州大瀉懷秀禪師信
別應氏子云云

朱給事万姓統譜九朱庭傑
字世英永福人崇寧中登進
士○後漢書官志黃門侍郎

六百石本註曰無負堂侍從
右給事中闕通中外及諸王
朝見於殿中引至就聖

予眉鬚非子十五楚人有
物無不陷也或曰以予之予
陷子之植何如其人不能應也

邪寒瘴暑書君年冬邪寒
氣潤故蒸鬱而為濕暑

寺黃龍曰感尚暴烈為小人所謀晦堂

曰化侍者稍廣謹黃龍謂化雖廣謹不

若秀藏主有量而忠靈源嘗問晦堂黃

龍用一監收何過慮如此晦堂曰有國

有家者未嘗不本此豈特黃龍為然先

聖亦曾戒之大瀉秀及嶺北感鍊
面三人也道菴壁記

晦堂謂朱給事世英曰予初入道自特

甚易逮見黃龍先師後退思日用與理

予眉者極多遂力行之三年雖邪寒瘴

暑確志不移然後方得事如理而今

咳唾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 章江集

朱世英問晦堂曰君子不幸小有過差

而聞見指目之不服小人終日造惡而

不以為然其故何哉晦堂曰君子之德

比美玉焉有瑕生內必見於外故見者

稱異不得不指目也若夫小人者日用

所作無非過患又安用言之 章江集

晦堂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育萬物無有

過差文選卷四宋玉登徒子
好色賦揚詩守禮終不過差

指目前漢陳勝列傳卒中伴
指目勝廣師古註指而

私目視之

君子之德家語問玉夫昔
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

仁也續密以粟智也廉而不
也續義也坐之如墜禮也

日用易係辭百姓用而不知

江河淮濟水名水天下大水四謂之四瀆江河淮濟是也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公共也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河下也隨地而下而通流也濟清也源出河北清而南也

昆虫禮記玉制昆虫未蟄鄭玄註昆明也明虫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

張無盡宋史列傳二百十張商英字天鏡蜀別新津人也繞傳灯二十六卷率悅法嗣

優游詩白駒慎爾優游勉爾遐思祥和尚劫潭景祥欽真如慕詰法嗣

不備於道者衆人之道如江河淮濟山川陵谷草木昆虫各盡其量而已不知其外無有不備者夫道豈二耶猶得之淺深成有大小耳 答張無盡書

晦堂曰久廢不可速成績蔽不可頓除優游不可久戀人情不能恰好禍患不可苟免夫為善知識達此五事涉世可無悶矣 與祥和尚書

晦堂曰先師進士嚴重見者敬畏衲子

謝景溫宋史列傳五十四謝景溫字師直中進士第通判汝英二列云

雲峯悅繞傳灯九卷法嗣南嶽雲峰文悅禪師

自若國語越語自若以處註若如也自如每妄動也

瞑目莊子盜跖案劍瞑目

極首釈氏要覽極首謂成頭至地故又極謂首至地極首留少時也此即周礼九拜之初拜也

因事請假多峻拒弗從惟聞省待親老氣色穆然見於顏尚盡禮津遣其愛人 恭孝如此 與謝景溫書

晦堂曰黃龍先師昔同雲峯悅和尚夏居荆南鳳林悅好辯論一日與衲子作喧先師閱經自若如不聞見已而悅詣先師案頭瞑目責之曰尔在此習善知識量度耶先師誓首謝之閱經如故

已上並見靈源拾遺

感頴孟子梁惠王疾首感頴
閨閣中物傳灯十四葉山惟
儼傳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為
滲漏○前漢儒林出入閨閣
師古曰閨閣內中小門也
券字彙呼朗切聲上声大
用力以肩承物
無乃論語雍也居簡而行簡
無乃太簡乎
先佛言人情一未考

黃龍南和尚曰予昔同文悅遊湖南見
衲子擔籠行脚者悅驚異感頴已而呵
曰自家閨閣中物不肯放下返累及他
人擔券無乃太勞乎 林間錄
黃龍曰住持要在得衆得衆要在見情
先佛言人情者為世之福由盖理道所
由生也故時之否泰事之損益必因人
情情有通塞則否泰生事有厚薄則損
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泰 乾下 坤上 傳曰為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為通泰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否 乾上 坤下 傳曰為卦天上地下天地不交陰陽不和故曰否
交通所以為否也○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益 震下 巽上 傳曰為卦巽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所以
為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
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為陰
者損也陰變而為陽者益也
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
所以為益

損 兌下 艮上 傳曰為卦艮上兌下
山下依高沢体深下深則上
益高為損下益上之義又沢
在山下其氣上通潤及草木
百物是損下而益上也

卦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
其取象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
曰損夫乾為天坤為地天在下而地在
上位故非矣而返謂之泰者上下交故
也主在上而賓處下義故順矣而返謂
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是以天地不交
廢物不育人情不交萬事不和損益之
義亦由是矣夫在人上者能約己以裕
下下必悅而泰上矣豈不謂之益乎在

自損者一 家語六本孔子說
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者夏
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
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
者必有決

先聖嘗喻 家語五儀夫君
者舟也廢人者水也水所載
舟亦所以覆舟

端如貫珠 禮記樂記居中之矩
勾中鈎累乎端如貫珠

元龜書大禹謨官占惟先 蔽志昆命于元龜 註龜尺。前漢食貨志元龜 崑崙長尺二寸 註
孟康曰舟龜甲緣也 距至也 度北有兩邊緣尺二寸也 巨瓊曰元大也
黃縹勝縵傳付十五黃龍南法嗣瑞州黃縹惟勝禪師潼川羅氏子云云

上者茂下而肆 諸已下必怨而叛上矣
豈不謂之損乎 故上下交則泰 不交則
否 自損者人益 自益者人損 情之得失
豈容易乎 先聖嘗喻人為舟 情為水 水
能載舟 亦能覆舟 水順舟浮 盪則沒矣
故任持得人情則興 失人情則廢 全得
而全興 全失而全廢 故同善則福多 同
惡則禍甚 善惡同類 端如貫珠 興廢象
行明若觀日 斯歷代之元龜也 勝書

荆公 宋史八十六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云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撰
特進改封荆公 續傳灯并二室峯文法嗣安石王荆公年錄
操心 孟子盡心其操心也危
無措足之地 論語子路民無
所措手足

語默举措易係辭 君子之道
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又曰行
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戒謹乎獨居 中庸莫見乎
隱 莫顯乎微 故君子慎其德也
長老叔氏要覽見長阿含經
云有三長老謂者 首年長老
多者法長老 內有知德作長
老 假年
之者

黃龍謂荆公曰 凡操心所為之事 常要
面前路徑開闊 使一切人行得 始是木
人用心若也 險隘不通 不歇使他人不
能行 兼自家亦無措足之地矣 章江

黃龍曰 夫人語默舉措 自謂上不欺天
外不欺人 內不欺心 誠可謂之得矣 然
猶戒謹乎獨居 隱微之間 果無纖毫所
欺 可謂之得矣 荅荆公書

黃龍曰 夫長老之職 乃道德之器 先聖

潘延之僧室傳黃龍童南州高士潘與嗣延之嘗問其故

若次論語里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朱註造次急遽苟且之時

擴而充之孟子公孫丑知皆擴而充之矣朱註擴推廣之意充滿也

建叢林陳紀綱立名位選擇有道德衲子命之曰長老者將行其道德非苟竊是名也慈明先師嘗曰與其守道老死丘壑不若行道領衆於叢林豈非善守長老之職者則佛祖之道德存歟與翠岩真書黃龍謂隱士潘延之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惟專與勤屏絕嗜好行之勿倦然後擴而充之可盡天下之妙 龍山廣錄

又嚴則子敬未考

模範楊子法言子行師者人之模範

九洲莊子漁父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刻

狗嫗禮記樂記陰陽相得神 嫗覆育万物以氣自嫗

吾欲無言論語陽貨子曰欲

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天何言哉

三閔雲窗紀談黃龍南樵師

平時見學者來必問生緣佛手野脚故叢林自為三閔亦嘗自作三頌發明其旨云

潘延之聞黃龍法道嚴密因問其要黃龍曰父嚴則子敬今日之規則後日之模範也譬治諸地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于千仞之山吾亦與之俱因而極於九洲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妄之盡彼則自休也又曰嫗之嫗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可乎 林間錄 黃龍室中有三閔語衲子少契其機者

釋臂更記孟嘗君傳過市朝者擲臂而不顧

百之天地一陸賈新語下明誠曰堯舜不易日月而堯紂不異星辰而凶天道不食而人道易也

脫有訥對惟欽目危望殊無可否延之益扣之黃龍曰已過閑者掉臂而去從閑吏問可否此未透閑者也 林間錄黃龍曰道如山愈外而愈高如地愈行而愈遠學者卑淺盡其力而止耳惟有忘於道乃能窮其高遠其他孰與焉聞黃龍曰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之萬物性情猶今之萬物性情天地日月固無易也萬物性情固無變也

隨庵黃庵法編增續傳燈卷一荆南府公安適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云云

情縱邪僻孟子滕文公放僻邪侈無不為又張蘊古大室箴恐懼之心曰弛邪僻之情轉放

道胡為而獨變乎嗟其未至者厭故悅新捨此取彼猶適越者不之南而之北誠可謂異於人矣然徒勞其心苦其身其志愈勤其道愈遠矣 道菴壁記黃龍謂英邵武曰志當歸一久而勿退他日必知妙道所歸其或心存好惡情縱邪僻雖有志氣如古人予恐終不得見其道矣 壁記寶峰英和尚曰諸方老宿批判先覺語

公案山房夜話曰公案乃喻
乎公府案牘也法之所至而王
道治亂安否係焉公者乃聖賢
一其轍天下同其途之至理
也案者乃記聖賢之為理之
文也凡有天下者未嘗不
府有公府者未嘗不案牘蓋
欲取以為法而斷天下之不
正者也

捧土培太山韓詩外傳八子
貢對者景公曰臣書仲尼履
獲兩手捧土而附泰其生
益亦明矣

勞生 莊子大宗師大塊載我以形筮我以生
如旅泊 棲嚴山下諸比丘等不自熟食寄於殘生旅泊三界示一往還因已無
厭弘尚書序厭弘至道
三途 火途刀途血途日之三途西域記曰俗書春秋創三途危險之處借此名也

向架袋下 傳灯十五洞山价章師問僧世間何物最苦僧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曰師意如
何師曰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

移風易俗 孝經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註風化也俗常也移太平之化易衰弊之常也
荀首 唐本作荀首禮記曲禮以弓劍苞苴節節人者除苞苴裏魚肉或以書或以第
骺麟 後漢列傳七十趙壹傳
秦皮者為詩曰云伊優北堂
上枕麟倚門邊 枕麟高九
伴直之良
搖尾乞憐 韓文卷三搖尾而
乞憐者非我之志也

○叢林盛事 皎雲本和尚有
叢林辨佞論論議當世搖尾
乞憐者其文曰凡以住持薦
名為長者者往往書刺以稱
門僧奉前人為恩府取招提
之物苞苴獻佞云云

太息楚辭離騷臨流水而太息
領之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逆

言拈提公案猶如捧土培太山掬水沃
東海然彼豈賴此以為高深耶觀其志
在益之而不自知非其當也 廣錄
英邵武每見學者恣肆不懼因果嘆息
久之曰勞生如旅泊住則隨緣去則亡
矣彼所得能幾何爾輩不識廉耻干犯
名分汚瀆宗教乃至如是大丈夫志在
恢弘祖道誘掖後來不應私擅已慾無
所避息煤一身之禍造萬劫之殃三途

勞生 莊子大宗師大塊載我以形筮我以生
如旅泊 棲嚴山下諸比丘等不自熟食寄於殘生旅泊三界示一往還因已無
厭弘尚書序厭弘至道
三途 火途刀途血途日之三途西域記曰俗書春秋創三途危險之處借此名也

地獄受苦者未是苦也 向架袋下失却
人身實為苦也 壁記
英邵武謂晦堂凡稱善知識助佛祖揚
化使衲子迴心向道移風易俗固非淺
薄者之所能為末法比丘不修道德少
有節義往往苞苴骺麟搖尾乞憐追求
聲利於權勢之門一旦業盈福謝天人
厭之玷汚正宗為師友累得太息晦堂
領之 靈源拾遺

地獄受苦者未是苦也 向架袋下失却
人身實為苦也 壁記
英邵武謂晦堂凡稱善知識助佛祖揚
化使衲子迴心向道移風易俗固非淺
薄者之所能為末法比丘不修道德少
有節義往往苞苴骺麟搖尾乞憐追求
聲利於權勢之門一旦業盈福謝天人
厭之玷汚正宗為師友累得太息晦堂
領之 靈源拾遺

於門者領之而已註領其頭

真淨文黃龍南法嗣純傳灯

十五洪州泐潭真淨克文禪師出於陝府閩鄉鄭氏云云

五載再闔易係辭五載再闔本義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

者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

積功累德法華提婆答文

欲速則不達論語子路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細行尚書放教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美成在久莊子人間世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聖人云尤氏傳成九年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

英邵武謂潘延之曰古之學者治心今

學者治跡然心與跡相去霄壤矣

英邵武謂真淨文和尚曰物暴長者必

大折功速成者必易壞不推久長之計

而造卒成之功皆非遠大之資夫天地

最靈猶五載再閏乃成其功備其化况

大道之妙豈倉卒而能辨哉要在積功

累德故曰欲速則不達細行則不失美

成在久遂有終身之謀聖人云信以守

詰侍者統傳序十二事若可真法嗣潭州大為慕詰真如禪師撫州臨川閔氏子云云

曰木為枕書言故事宋司馬溫公以曰木為敬言枕絕睡則枕轉而竟乃起讀書

般若名義集四般若法界次第云秦言智惠照了一切諸法皆不可得而能通達一切

至闕名為智慧

目擊手莊子田子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

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

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之敏以行之忠以成之事雖大而必濟

昔詰侍者夜坐不睡以圓木為枕小睡

則枕轉覺而後起安坐如故率以為常

或謂用心太過詰曰我於般若緣分素

薄若不刻苦勵志恐為妄習所牽况夢

幻不真安得為久長計予昔在湘西目

擊其操履如此故叢林服其名敬其德

而稱之靈源拾遺

真淨文和尚久參黃龍初有不出人前

西山一統志四十九西山在

商言府

香城頌繞傳灯十六黃龍南

法嗣洪州上藍頌禪師西蜀

諸葛蜀志五本傳云諸葛亮

字孔明卿邪人漢諸葛豐之

後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

云先主劉備在荊州訪求於

襄陽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

在手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

雛先主問為誰曰諸葛孔明

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先主曰

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顧

見之于先主曰与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

廣道者繞傳灯廿二真淨文法嗣瑞州九峰希廣禪師

興左傳信公二十八年興人之謀計與眾也

百廢具全范希文岳陽樓記政通人和百廢具興

之言後受洞山請道過西山訪香城頌

和尚頌戲之曰諸葛昔年稱隱者茅廬

堅請出山來松花若也沾春力根在深

崑也著開真淨謝而退 頌語錄

真淨舉廣道者住五峰輿議廣踈拙無

應世才逮廣住持精以治已寬以臨眾

未幾百廢具舉衲子往來競爭喧傳真

淨聞之曰學者何易毀譽耶予每見叢

林竊議曰那箇長老行道安眾那箇長

臧字彙吏受賄也凡非理所

得財賄皆曰臧

山堂普灯十草堂蓋清法嗣

隆兵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

金陵人族趙氏云云

雲委晉書謝靈運傳比響

聯辭波厲雲委

願覺是孟子滕文公已類願

日惡用是號以者為哉

李商者日涉記雲卧紀談海

昏送人號日涉園夫者李商

老參道於宝峰湛堂遇山餘

水纒必拉真老師為禪悅象

老不侵用常住與眾同甘苦夫稱善知

識為一寺之主行道安眾不侵常住與

眾共苦固當為之又何足道如中大夫

做官為國安民乃曰我不受賊不擾民

且不受賊不擾民豈分外事耶 山堂

真淨住漏宗每歲化主納疏布帛雲委

真淨視之頗覺已而嘆曰信心膏血予

慙無德何以克當 李商老日涉記

真淨曰末法比丘難有節義每見其高

牢籠文選卷三九太冲魏都賦經始之制牢籠百王註淮南子曰太上者牢籠天地履踐詩行藁曰羊牛勿踐履

談闊論自謂人莫能及逮乎一飯之惠則始異而終輔之先毀而後譽之未其是日是非日非中正而不隱者少矣壁記真淨曰比丘之法受用不置豐滿豐滿則溢稱意之事不可多謀多謀終敗將有成之必有壞之予見黃龍先師應世四十年語嘿動靜未嘗以顏色禮貞文才牢籠當世衲子唯確有見地履實踐真者委曲成規之其慎重真得古人體

灑名義集四尊婆須密論檀嚬此云財施解言報施之法名曰達嚬

才諸方罕有倫比故今日隨眾無不取法日涉記

真淨住建康保寧舒王齋觀素練曰問侍僧此何物對曰紡絲羅真淨曰何用侍僧曰堪做袈裟真淨指所衣布伽黎曰我尋常披此見者亦不甚嫌惡即令送庫司估賣供眾其不事服飾如此日涉記真淨謂舒王曰日用是處力行之非則固止之不應以難易移其志苟以今日

之難掉頭不顧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
日涉記

真淨聞一方有道之士化去惻然嘆息
至於泣涕時湛堂為侍者乃曰物生天
地間一非形質枯死殘靈似不可逃何
苦自傷真淨曰法門之興賴有德者振
之今皆亡矣叢林衰替用此可以日涉記
湛堂準和尚初參真淨常灸燈帳中看
讀真淨呵曰所謂學者求治心也學雖

如賤使貴文選十一沈休文息倖傳論周漢之道以智役愚堂錄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左傳隱公三年且夫賤妨貴少陵長

推門入白事義曰曰門白俗呼門斗是也推門入白喻其入之易也

出師表文選三十七文章軌範六名文珠璣六古文後集下載之

凝滯楚辭漁父辭聖人不凝滯於物

辯才無礙維摩經方便品辯才無礙遊戲三昧

多而心不治縱學而奚益而况百家異學如九山之高海之深子若為盡之今棄本逐末如賤使貴恐妨道業直須杜絕諸緣當求妙悟他日觀之如推門入白故不難矣湛堂即時屏去所習專住禪觀一日聞衲子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豁然開悟凝滯頓釋辯才無礙在流輩中鮮有過者
湛堂曰有道德者樂於眾無道德者樂

好而知其惡一大孝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與衆同憂樂一六韜大師與又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瀨可贊疵集詩人玉屑引西清詩話曰近時詩僧祖可被惡疾人號瀨可

莊子駢拇駢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集名本此欲變通易係辭窮則變變則通

趙州傳灯十南泉普頌法嗣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云云萬法敏一趙州錄問万法敏一敏何所師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酬酢易係辭可與酬酢本義酬酢謂應對
聖人云一文選卷十二王簡栖頭陀寺碑文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鄉音洪鐘虜受氣衆不應况法身口對規矩真立一音称物官商潛運

返常合道公羊傳桓公十一年古人之有權者奈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

於身樂於衆者長樂身者亡今称住持者多以好惡臨衆故衆人佛之求其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好者鮮矣故曰與衆同憂樂同好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孰不歸焉二事瀨可贊々疵集

湛堂曰道者古今正權善弘道者要在變通不知變者拘文執教滯相滯情此皆不達權變故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

七斤謂古人不達權變若是之酬酢聖人云幽谷無私遂至斯鄉音洪鐘虜受扣無不應是知通方上士將返常合道不守一而不應變也與李商老書

湛堂曰學者求友須是可為師者時中長懷尊敬作事取法期有所益或智識差勝於我亦可相從警所未逮萬乙與我相似則不如無也宝峯實錄
湛堂曰禪庭秋晚林下人不為囂淨者

固自難得昔真如住智海嘗言在湘西道吾時衆雖不多猶有老衲數輩履踐此道自大為來此不下九百僧無三五人會我說話予以是知得人不在衆多也 實錄

湛堂曰惟人履行不可以一訓一詰固能盡知蓋口舌辯利者事或未可信辭語拙訥者理或不可窮雖窮其詞恐未窮其理能服其口恐未服其心惟人難

魚目直 宋史二百三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云續燈二十二晦堂心法嗣

妙喜 續傳燈二十七口悟勤法嗣臨安府徑山妙喜大惠宗景禪師生於宣州寧國吳氏

搏牛之蝱 史記項籍本紀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蟻

飛止數步 後漢光武本紀

與隗囂書 曰蒼蠅之飛不

過數步 托于騏驥之尾乃騰

千里之路

追風 王子測聖主得賢臣領

追奔電逐遺風

逐日 拾遺記周穆王篇王馭

八龍之駿 一名絕地足不踐土

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台奔霄

行 乃四名超影逐日而行

居必擇處 荀子勸學君子

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

邪僻而近中正也

知聖人所病况近世衲子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多只伺過隙與衆違欲與道非方相尚以欺相冒以詐使佛祖之道靡非而愈薄殆不可救矣 荅魯直書

湛堂謂妙喜曰像季比丘外多徇物內不明心縱有弘為皆非究竟蓋所附卑猥而使然如搏牛之蝱飛止數步若附驥尾便有追風逐日之能乃依托之勝也是故學者居必擇處遊必就士遂能

福嚴雅會元十五洞山初
法嗣潭州福嚴良雅禪師
居洞山第一座云云

大寧寬純傳灯七石霜山
法嗣洪州大寧道寬禪師
蔣山元純傳灯七石霜山法
嗣蔣山贊元寬海禪師黎列
義鳥入姓傳氏云云

龍象大論卷三復次那伽或
名龍或名象是五千阿羅漢
諸阿羅漢中最大力以是故
言如龍如象水行中龍力大
陸行中象力大

絕邪僻近中正聞正言也昔福嚴雅和
尚每愛真如詰標致可尚但未知所附
者何人一日見與大寧寬蔣山元翠崑
真偕行雅喜不自勝從容謂詰曰諸大
士法門龍象子得從之游異日支吾道
之頽頽彰祖教之利濟固不在予多囑
也 日涉記

湛堂謂妙喜曰參禪須要識慮高遠志
氣超邁出言行事持信於人勿隨勢利
苟枉自然不為朋輩描摸時所上下也
宝峯記聞

湛堂曰予昔同靈源侍晦堂于章江寺
靈源一日與二僧入城至晚方歸晦堂
因問今日何往靈源曰適往大寧來時
死心在傍厲聲呵曰參禪欲脫生死發
言先要誠實清兄何得妄語靈源執面
不敢對自爾不入城郭不妄發言予固
知靈源死心皆良器也 日涉記

死心純傳灯二十二黃龍心
法嗣黃龍悟新禪師王氏
韶州曲江人也云云
郭孟子公孫及下三里之城十
里之郭朱註郭外城

食息莊子忘帝主人皆有七
竅以視聽食息

用力多者莊子天地子貢

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
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
井抱甕而出灌搢然用力

甚多而見功寡子貢自有穢
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

見功多云吾聞之老子事
求可功未成用力少見功多

者聖人之道

若惡臭天季如惡臭臭如好
好色

湛堂曰靈源好閱經史食息未嘗少憊

僅能背諷乃止晦堂因呵之靈源曰嘗

聞用力多者叔功遠故黃太史魯直曰

清兄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視利養紛

華若惡臭蓋其誠心自然非特爾也

贅疣集

靈源清和尚住舒州太平每見佛眼臨

衆周密不甚失事因問其要佛眼曰用

事寧失於寬勿失於急寧失於略勿失

長區卓續傳灯二十三黃龍清法嗣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別莊氏子云云

舍耻忍垢左傳宣十五年因君舍耻忍垢天之道也註忍垢耻○文選曹子建責躬詩序忍垢忍

連城史記二十一藺相如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

城請易璧云云

見神昇後僧室傳慈明章

公髮長不剪擊衣梵音通謂

林法姪丁衆大笑譚遣童子

問長老誰之嗣公仰視屋曰

親彫分賜來譚杖而出顧見

頽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

是否公指其後絕叫曰屋倒

矣童子走避譚回顧相嬰鍊

公地坐耽復履而視之譚老

志所問又失公所在公徐起

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

聞名遂去譚遣人追之不可

嘆曰汾州乃有此兒耶公自

於詳急則不可救詳則無所容當持之

於中道待之以令緩度幾為臨衆行事

之法也 拾遺

靈源謂長靈卓和尚曰道之行固自有

時昔慈明放意於荆楚間舍耻忍垢見

者忽之慈明咲而已有問其故對曰連

城與瓦礫相觸固知不勝矣逮見神異

後譽播叢林終起臨濟之道嗟呼道與

時也苟可強乎

筆帖

是名增重叢林

臨濟黃檗希運法嗣傳灯二

古人云抱火一前漢賈誼傳

誼教上疏陳政事其大略曰

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履

其上火未及燃曰謂之安

間不容髮前漢枚乘傳曰

其出不出間不容髮

林曰言其激切甚急也

燕處老子重為輕根章曰

燕處超然

頌足扼腕戰國策閔戰頌足

徒楊註頌踴也歐陽公憎蒼

蠅賦揮手頌足韓非子卷八

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之禍

丁寧前漢谷永傳丁寧陛下師古曰丁寧謂再告不也

靈源謂黃太史曰古人云抱火措于積

薪之中而寢其上火未燃固以為安此

誠喻安危之機死生之理明如景日間

不容髮夫人平居燕處罕以生死禍患

為慮一旦事出不測方頌足振腕而救

之終莫能濟矣 筆帖

靈源謂佛鑑曰九接東山師兄書未嘗

言世諦事唯丁寧忘軀弘道誘掖後來

而已近得書云諸莊早損我總不憂只

狗子語趙州錄上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無學云上至諸佛下至蝼子皆有佛性狗子為

什麼無師云為伊有業識性

在

磨礮砥礪文選卷九枚叔

上書諫吳王曰磨礮砥礪不

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

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

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我

步理不知其愚有時而亡臣

願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

不易之道也 又出說苑卷

九前漢枚乘傳

憂禪家無眼今夏百餘人室中舉箇狗

子無佛性話無一人為得此可為真至

哉斯言與憂院門不辨怕官人嫌責慮

聲位不揚恐徒屬不盛者實實壞笑每

念此稱實之言豈復得聞吾姪為嫡嗣

能力振宗風當慰宗屬之望是所切禱

蟾侍者曰錄

靈源曰磨礮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種樹蓄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

古和尚普灯十靈源清法嗣舒
別真乘靈峰慧吉禪師郡之
宿松人族項氏云

禍福相倚老子曰禍乎福之
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
極

吉凶同域賈誼新書憂喜
聚門吉凶同域

伊川先生宋史八十六程頤
字正叔世稱為伊川先生

祇畏書金滕四方之民罔不祇畏
悔慢漢書張良傳上燬海士師古註慢與慢同悔字○尚書大禹謨悔慢自賢

聖人云多難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
字若何屢難齊有神孫之難而獲桓公矣今觀之晉有重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
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厚
僥倖中庸小人行險以徵幸註徵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覬覦左傳桓公二年民服事
其上而下無覬覦註下不
冀望上位○漢書遊俠傳而
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覦
欲也幸得其所欲也

故君子安易係辭子曰危
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
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
君子安而不危危存而不忘
亡治而不忘亂

禍禍生於福者緣處災危之際切於思
安深於求理遂能祇畏敬謹故福之生
也宜矣福生於禍緣居安泰之時縱其
奢欲肆其驕怠尤多輕忽侮慢故禍之
生也宜矣聖人云多難成其志無難喪
其身得乃喪之端喪乃得之理是知福
不可屢僥倖得不可常覬覦居福以慮
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慮喪則其得必
臻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者是也

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
其惡有時而亡學者果熟計而履踐之
成大器播美名斯今古不易之道也
靈源謂古和尚曰禍福相倚吉凶同域
惟人自兆安可不思或專己之喜怒而
溢於令言容或私心靡費而從入之所欲
皆非住持之急茲實恣肆之悠漸禍害
之基源也 筆帖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禍能生福福能生

禍禍生於福者緣處災危之際切於思
安深於求理遂能祇畏敬謹故福之生
也宜矣福生於禍緣居安泰之時縱其
奢欲肆其驕怠尤多輕忽侮慢故禍之
生也宜矣聖人云多難成其志無難喪
其身得乃喪之端喪乃得之理是知福
不可屢僥倖得不可常覬覦居福以慮
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慮喪則其得必
臻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者是也

夫人有惡文選九枚叔

叔淮陽人為吳王濞郎中上

書諫吳王人性有畏其影而

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影

逾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

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

勿知莫若勿為本出老子

解克有終詩大雅蕩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箋曰鮮寡克能

竟範純傳灯二十二宝峯文

法嗣筠加清涼德洪禪師字

竟範郡之新昌喻氏子

筆帖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夫人有惡其迹而

畏其影却背而走者然走愈急跡愈多

而影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影自滅而跡

自絕矣日用明此可坐進斯道 筆帖

靈源曰凡住持位過其任者鮮克有終

蓋福德淺薄量度狹隘聞見鄙陋又不

能從善務義以自廣而致然也 日錄

靈源聞覺範貶竄嶺海嘆曰蘭植中途

聖人言當世 家語觀夏

去周若子送之曰凡當今之

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

譏議人者也博辯閑遠而危

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

有已為人子者也

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函岳終抱弥年之

丹古今才智喪身詭譎罹禍者多求其

與世浮沈能保其身者少故聖人言當

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

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

在覺範有之矣 章江集

靈源謂覺範曰聞在南中時究楞嚴特

加等釋非不肖所望蓋文字之學不能

洞當人之性源徒與後學障先佛之智

樓嚴等狀 枝嚴尊頂義十

卷竟範著之受雷庵所補續

論合題合論行于世

參差詩關雎參差行萊註
參差不齊貞

利口論語陽貨惠利口之覆
郭家者朱註利口捷給

不以辭盡通鑑綱目卷四

十七唐德宗貞觀十年陸贄
諫曰明王不以辭盡人
不以
意選空

樹德尚書恭攷下曰樹德務茲

耀乘之珠史記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與魏王會田於
有梁王曰若寡人固也尚有徑寸之珠照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云云

契經叙氏要覽中梵云修多
羅或云修妬路者秦言契謂
上契理下契報故
不怕念起未考

曲成易係辭曲成萬物而
不遺

巧持順輪未考

眼病在依他作解塞自悟門資口舌則
可勝淺聞廓神機則終難極妙證故於
行解多致參差而日用見聞尤增隱昧
也 章江集

靈源曰學者舉措不可不審言行不可
不警寡言者未必愚利口者未必智鄙
樸者未必悖義順者未必忠故善智識
不以辭盡人情不以意選學者夫湖海
衲子誰不欲求道於中悟明見理者千

百無一其間修身勵行聚學樹德非三
十年而不能致偶一事過差叢林叢之
終身不可立夫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
城之壁寧免無瑕凡在有情安得無咎
夫子聖人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天適為
言契經則曰不怕念起惟恐覺遲况自
聖賢以降孰無過失哉在善知識曲成
則品物不遺矣故曰巧梓順輪楠之用
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駑驥無

進退隨愛——通鑑綱目唐

德宗貞元十年陸贄白明王
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至如
或好善而不挾所用悅言而
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
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
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主
端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

失性物既如此人亦且然若進退隨愛
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
而裁曲直棄權衡而較重輕雖曰精微
不能無謬矣

靈源曰善住持者以衆人心為心未嘗
私其心以衆人耳目為耳目未嘗私其
耳目遂能通衆人之志盡衆人之情夫
用衆人之心為心則我之好惡乃衆人
好惡故好者不邪惡者不謬又安用私

布腹心左傳宣十二年敢布
腹心君實圖之○詩允置起
起武夫公侯腹心

託腹心而其服其諂媚哉既用衆人耳
目為耳目則衆人聰明皆我聰明故明
無不鑒聰無不聞又安用私託耳目而
固招其蔽惑耶夫布腹心託耳目惟賢
達之士務求已適與衆同欲無所偏私
故衆人莫不歸心所以道德仁義流布
遐遠者溷其然也而愚不肖之意務求
人之過與衆違欲溺於偏私故衆人莫
不離心所以惡名險行傳播遐遠者亦

三風維摩經佛國品毀譽不動如須彌註摩曰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八法之風不動如來猶四風之吹須彌也

且其然也是知住持人與眾同欲謂之賢哲與眾違欲謂之庸流大率布腹心託耳目之意有殊而善惡成敗相返如此得非未適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者哉

靈源曰近世作長老涉二種緣多見智識不明為三風所觸喪於法體一應逆緣多觸衰風二應順緣多觸利風既為三風所觸則喜怒之氣交於心鬱勃之

瑯琊繞傳灯三份陽昭法嗣除列琅琊山惠覺廣照禪師西洛人也云云

范希文宋史列傳七十三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為蘇州吳縣人也徙青州會病甚請故穎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

色浮於面是致取辱法門譏誚賢達唯智者善能轉為攝化之方美導後來如瑯琊和尚往蘇州看范希文因受信施及千餘緡遂遣人陰計在城諸寺僧數皆密送錢同日為眾檀設齋其即預辭范公是日侵早發船逮天明眾知已去有追至常州而得見者受法利而廻觀此老一舉使姑蘇道俗悉起信心增深道種此所謂轉為攝化之方與夫竊法

德和尚普灯錄卷十黃龍靈源惟勝禪師法嗣禮列欽山元德禪師機語未見

瑞光事義曰在蘇州城內寺有瑞故名瑞光一鐘鼓自鳴二宝塔放光三夏軒交加四白龜聽法

希茂未考

位苟利養為一身之謀者實霄壤也
与德和尚書

文正公謂瑯琊曰去年到此思得林下人可語者嘗問一吏諸山有好僧否吏稱北寺瑞光希茂二僧為佳予曰此外諸禪律中別無耶吏對予曰儒尊士行僧論德業如希茂二人者三十年踏不越閩衣惟布素聲名利養了無所滯故邦人高其操履而師敬之若其登座說

蘇秀好風俗一統志三十九嘉真府旧志土膏沃饒風俗淳秀文賢人物之盛前後相望百土眾技与蘇杭等○地圖蘇秀兩國在大湖東南通海濱故山水美欽

鐘山一統志應天府鐘山在府東北山周廻六十里漢秣陵尉蒋子文遂盜死於此吳大章為立廟子文祖諱鐘曰改蒋山

以甲自牧易謙卦象曰謙君子甲以自牧傳謂君子以謙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處

晚成老子經下大器晚成

法代佛揚化機辯自在稱善知識者非
頑吏能曉逮暇日訪希茂二上人視其素行一如吏言予退思曰稱蘇秀好風俗今觀老吏尚能分君子小人優劣况其識者耶瑯琊曰若吏所言誠為高議請記之曉未聞 瑯琊別錄

靈源曰鐘山元和尚平生不交公卿不苟名利以甲自牧以道自樂士大夫初勉其應世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成第

色斯舉矣論語鄉黨篇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朱誰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
先哲言學道未考

倒置莊子繕性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民註倒置者豈知本末也

恐之才具耳荆公聞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在元公得之矣 贅亦集
靈源曰先哲言學道悟之為難既悟守之為難既守行之為難今當行時其難又過於悟守蓋悟守者精進堅卓勉在已躬而已惟行者必等心死誓以損己益他為任若心不等誓不堅則損益倒置便墮為流俗阿師是豈祇畏
靈源曰東山師兄天資特異語默中度

謙光易謙卦象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終也

法寧續傳灯二十五五祖演法嗣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歛溪汪氏子云云

罪人孟子告子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尋常出示語句其理自勝諸方欲効之不詭俗則淫陋終莫能及求於古人中亦不可得然猶謙光導物不啻飢渴嘗曰我無法寧克勤諸子真法門中罪人矣

靈源道學行義純誠厚德有古人之風安重寡言尤為士大夫尊敬嘗曰衆人之所忽聖人之所謹况為叢林主助宣佛化非行解相應詎可為之要在時時

觀德人之容——莊子曰子方子方曰其為人真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空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入之意也消也

檢責勿使聲名利養有萌於心儻法令有所未孚衲子有所未服當退思修德以待方來未見有身正而叢林不治者所謂觀德人之容使入之意消誠實在茲 記聞
靈源謂圓悟曰衲子雖有見道之資若不深蓄厚養發用必峻暴非特無補教門將恐有招禍福
圓悟禪師曰學道存乎信立信在乎誠

古人云衣——論語顏淵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惟天下——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存誠於中然後俾眾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無欺惟信與誠有失無補是知誠不一則心莫能保信不一則言莫能行古人云衣食可去誠信不可失惟善知識當教人以誠信且心既不誠事既不信稱善知識可乎易曰惟天下至誠遂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而自既不能盡於己欲望盡於人眾必給而不從自既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

割髮一文選卷九應休璉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不可斯須去身剪爪宜侵肌乎

不可斯禮記祭義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虞察院宋史列傳卷百十四虞策宗經臣杭州錢塘人元祐五年召為監察御史進右正言數上書論事

○事文類聚新集十八唐制設御史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諫書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諫書三曰察院監察御史諫書

人誰無過一左傳宣二年晉靈公不君云云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誓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上智下愚論語陽貨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飾非莊子盜跖強足以距敵辨足以飾非

衆必疑而不信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則物不感損不至則益不臻蓋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也明矣 与虞察院書

圓悟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從上皆稱改過為賢不以無過為美故人之行已多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唯智者能改過遷善而愚者多蔽過飾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稱君子飾過

聞義能徙論語述而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聞主簿未詳增續韻府具其官音聞見昌古筠人宋咸平

中登進士第此人欵○主簿事文外集歷代公華宋開寶三年詔諸縣千戶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戶已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戶以下置簿尉云云群書要語主簿謂主簿務通典佐理縣務

隆藏主純傳灯花山悟勤法

則其惡彌著斯謂小人是所以聞義能徙常情所難見善樂從賢德所尚望公相忘於言外可也 与聞主簿

圓悟曰先師言做長老有道德感人者有勢力服人者猶如鸞鳳之飛百禽愛之虎狼之行百獸畏之其感服則一其品類固霄壤矣 贅疣集

圓悟謂隆藏主曰欲理叢林而不務得人之情則叢林不可理務得入之情而

嗣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舍山人也云云

我致書泰並爾其致以奉
下人禮記表記悅焉日有學
上註學々勤勉之貌

不勤於接下則人情不可得務勤接下而不辨賢不肖則下不可接務辨賢不肖而惡言其過悅順其已則賢不肖不可辨惟賢達之士不惡言過不悅順已為道是從所以得人情而叢林理矣錄廣
圓悟曰住持以眾智為智眾心為心恒恐一物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惟善是求當問理之是非非論事之大小若理之是雖靡費大而作之何

消々一 家語觀周鼎々不滅火若何消之不墮終為江河六韜守土消々不塞將為江河災々不救炎々奈何○神仙傳卷七麻姑自說云接待已來已見東海為桑田○尚書盤庚若火之燎乎原不可殫燼

古云不矜尚書旅獒鳴呼風夜圍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註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

佛智統傳卷元七圓悟勤法嗣明列育王佛智端裕禪師紹興府人姓錢氏云云

元布袋統傳卷二十七圓悟勤法嗣台列護國此菴景元禪師姓張氏溫州樂清人始出家遍遊叢林至蔣山謁圓悟

禪師久在會中一日因二僧閱死心錄有云既迷時須待箇悟既悟了須識悟中迷迷悟雙忘却從迷悟處建立法師心非之拂袖而數步忽

傷若事之非雖用度小而除之何害蓋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賢者慎初聖人存戒消亡不遏終變桑田炎々靡除卒燎原野流煽既盛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古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之謂也 与佛智書
圓悟謂元布袋曰凡稱長老之職助宣佛化常思以利濟為心行之而勿矜則所及者廣所濟者眾然一有矜已逞能

然冥契走步圓悟圓悟即可
後錄圓悟圓悟問向去有人
問徐作麼生師撫傍僧昔
和尚問徐何不祇對圓悟大
笑堂語入云我有些子禪被
元兄一布袋盛將去也叢林
曰號元布袋云云
謹終如始尚書仲虺謹厥終
惟其始

古云惜乎一楊子法言卷三
修身篇或問人有倚孔子之
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
則引諸門乎韓非莊周門曰在
夷路則引之倚門牆則塵之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隸乎不善云
行百里一未考

之心則僥倖之念起而不肖之心生矣
雙林石刻

圓悟謂妙喜曰大凡舉措當謹始終故
善作者必善成善始者必善終謹終如
始則無敗事古云惜乎衣未成而轉為
裳行百里之半於九十斯皆嘆有始而
無終也故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昔晦
堂老叔曰黃蘗勝和尚亦奇衲子但晚
年謬耳觀其始得不謂之賢雲庵集

枕書古書典曰若執言古帝堯

多識前易乾卦象曰君子
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傳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
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

好古論語述而子曰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變故易常黃石公三略卷上
上畧曰造作苛政變言易常
曾公元禮未考

曷首座緣傳灯九太平勲法
嗣部列南華知曷禪師蜀之

圓悟謂佛鑑曰白雲師翁動用舉措必

執言往古嘗曰事不執言謂之不法子多
識前言往行遂成其志然非特好古蓋
今人不足法先師每言師翁執言不知
時變師翁曰變故易常乃今人之大患
子終不為也 蟾和尚日錄

佛鑑勸和尚自太平遷智海郡守曾公
元禮問孰可繼住持佛鑑舉曷首座公
欲得一見佛鑑曰曷為人剛正於世

永康人也云云

呈身唐書列傳第九十四
賈之傳附子澳字子裝第進
士復擢宏辭方靜寡欲十年
不肯調御史中丞高元祐與
其兄溫善欲薦用之調澳謂
已溫歸以告澳不答溫曰元
祐端士若輕之邪澳曰然恐
無呈身御史

司空山 大明一統志卷十四

安慶府宋初仍為舒州云云

司空山 在大湖縣西北一百六十里

山徑高峻山半有洗馬池即古

空原唐李白嘗避地于此有詩云

知子莫若父 韓非子三管仲曰臣聞之知臣莫若君 知子莫若父 又見于左氏昭十一年

詢佛燈 續傳灯九太平勲法嗣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云云

抑挫 黃石公三畧卷上上略曰招舉茲在抑挫仁賢

中人以下 論語公冶長子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然無所嗜好請之猶恐弗從詎肯自來

耶公固邀之昂曰此所謂呈身長老也

竟逃于司空山公顧謂佛鑑曰知子莫

若父即命諸山堅請抑不得已而應命

瞻侍者日錄

佛鑑謂詢佛燈曰高上之士不以名位

為榮達理之人不為抑挫所困其有美

恩而効力見利而輸誠皆中人以下之

所為 日錄

培刻學要聚斂侵善曰培刻

心若不生 三祖信心銘曰

一心不生萬法無生

南華雲卧紀談下蘇翰林子

瞻以紹聖元年秋經由南華

云為作蘇程庵銘其引曰程

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為余表

弟程德孺作也

鉢囊祖庭事苑八佛在鹿

林中有一必躬手鉢去在

路脚踏鉢墮遂破自斯缺事

佛鑑謂昂首座曰九稱長老要須一物

無所好一有所好則被外物賊矣好嗜

欲則貪愛之心生好利養則奔競之念

起好順從則阿諛小人合好勝負則人

我之山高好培刻則嗟怨之聲作總而

窮之不離一心心若不生萬法自泯平

生所得莫越於斯汝宜勉旃規正來學

南華石刻

佛鑑曰先師節儉一鉢囊鞋袋百綴千

以緣白佛佛言甚多不應手
擎其鉢便以衣角裹鉢而去
廢亦同前佛言應作鉢鉢盛
去云云

泉南悟上座 高庵善悟跋

褐布綴東方朔神異經不盡
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長二
尺餘細如絲但居火中洞赤
時時出外而毛白以水逐而
沃之即死取其毛績紡織以
為布用之若有垢澁以火燒
之則淨○又曰北方層氷萬
里厚百丈有穉鼠在氷下按
御覽引 土中焉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熟其毛八尺可以為褥臥之製
其皮可以蒙鼓聞千里其毛可以來鼠此毛所在鼠輒聚焉

疏通禮記經解疏通知遠書教也史記五帝本紀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

無城府 文選于令并晉紀總論性深阻有如城府 銑曰言宣帝志性深阻如城府之深固也

附離 文選揚子雲解嘲序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十石 善曰漢書音義莊子曰附離不以膠

漆良曰人有附著其勢者起家拔為二十石之位

苟合 文選李蕭遠運命論凡布世苟合之士 善曰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容

儵然 莊子庚桑楚能儵然乎 能儵然乎 註 儵然無所累之

貌 凝侍者續傳灯卷二十白雲

端法嗣天柱處凝禪師無錄

大惠武庫保寧勇禪師二上

足夷清處凝同參白雲端禪

師凝在侍者察最次端有膈

氣疾凝常煖蘆服以備無時

之需云云

未可語道也 莊子秋水曲士

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歷艱難嘗險阻九傳傳二十

補猶不忍棄置嘗曰此二物相從出閑
僅五十年矣詎肯中道棄之有泉南悟
上座送褐布後自言得之海外冬服則
溫夏服則涼先師曰老僧寒有柴炭紙
衾熱有松風水石蓄此奚為終却之錄
佛鑑曰先師聞真淨遷化設位辨供哀
哭過禮嘆曰斯人難得見道根柢不帶
枝葉惜其早亡殊未聞有繼其道者江
西叢林自此寂寥耳 日錄

佛鑑曰先師言白雲師翁平生疏通無
城府顧義有可為者踴躍以身先之好
引拔賢能不喜附離苟合一榻儵然危
坐終日嘗謂凝侍者曰守道安貧衲子
素分以窮達得喪移其所守者未可語
道也 日錄

佛鑑曰為道不憂則操心不遠屢身常
逸則用志不大古人歷艱難嘗險阻然
後享終身之安蓋事難則志銳刻苦則

八年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
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
矣

慮深遂能轉禍為福轉物為道多見學
者逐物而忘道背明而投暗於是飾已
之不能而欺人以為智強人之不逮而
侮人以為高以此欺人而不知有不可
欺之先覺以此掩人而不知有不可掩
之公論故自智者人愚之自高者人下
之惟賢者不然謂事散而無窮能涯而
有盡欲以有盡之智而周無窮之事則
識有所偏神有所因故於大道必有所

秀紫芝雲笈紀談蜀僧祖秀

字紫芝蚤以文鳴士大夫間

云云張丞相德遠判福唐致秀

住長樂光嚴蘭若後皈老蜀

此云云

龍牙才繞傳灯卷二十九天

平懃法嗣潭列龍牙智才禪

師舒列施氏子云云

果斷尚書周官惟克果斷於

罔後歎

闕焉 与秀紫芝書

佛鑑謂龍牙才和尚曰欲革前人之蔽
不可亟去須因事而革之使小人不疑
則庶無怨恨予嘗言住持有三訣見事
能行果斷三者缺一則見事不明終為
小人忽慢住持不振矣
佛鑑曰凡為一寺之主所貴操履清淨
持大信以待四方衲子差有毫髮猥媒
之事於已不去遂被小人窺覷雖有道

逕挺不近人情 莊子道遠遊
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註逕
音徑庭音趨逕庭只言疆界
遙遠也大有甚有也其言不
近人情言非世俗所常有也

私昵尚書說命中官不及私
昵
施為列子穆王七日從之莫
知其所施為

德如古人則學者疑而不信矣 山堂小參
佛鑑曰佛眼弟子唯高菴逕挺不近人
情為人無嗜好作事無黨援清嚴恭謹
始終以名節自立有古人之風近世衲
子罕有倫比 与耿龍學書
佛眼遠和尚曰蒞眾之容必肅於閑暇
之日對賓之語當嚴於私昵之時林下
人發言用事舉措施為先須籌慮然後
行之勿倉卒暴用或自不能予決應須

真牧繞傳灯卷二十九嗣佛
眼遠南康軍飯宗真牧正賢
禪師潼川陳氏子云云

應真名義集卷一阿羅漢法
華疏曰阿毘跋經云應真云
教化堤防前漢董仲舒列傳
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正
日就月將詩敬之日就月將
箋曰日就月將言當習之以
積浸也

諮詢老目舊博問先賢以廣見聞補其未
能燭其未曉豈可虛作氣執專逞真高
自彰其醜苟一行失之于前雖百善不
可得而掩於後矣 与真牧書
佛眼曰人生天地間稟陰陽之氣而成
形自非應真衆悲願力出現世間其利
欲之心似不可卒去惟聖人知不可去
人之利欲故先以道德正其心然後以
仁義禮智教化堤防之日就月將使其

利欲不勝其仁義禮智而全其道德矣
与耿龍學書

佛眼曰學者不可泥於文字語言蓋來
字語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不能出言
象之表昔達觀頴初見石門聰和尚室
中馳騁口舌之辯聰曰予之所說乃紙
上語若其心之精微則未覩其與當來
妙悟悟則超卓傑立不乘言不滯句如
師子主吼哮百獸震駭廻觀文字之學

言象文選王仲室褚淵碑文
曰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
註謝慶緒答郝敬書曰至理
深玄非言象所喻也向曰公
之美德言而狀之者非所能
見也述以詠之者非所能盡
達觀頴僧室傳卷二十七石
門聰法嗣禪師名曇穎生錢
塘丘氏云云

師子吼哮一祖庭事苑七宗炳師子擊象圖序自梁伯玉說沙門釋僧言曰嘗從天竺欲向大
秦其間忽聞數十里外哮吼厥聲驚天怖地云云

何啻以什較百以千較萬也 龍門記聞

佛眼謂高菴曰百丈清規大槩標正檢
邪軌物齊衆乃因時以制後人之情夫
人之情猶水也規矩禮法為堤防堤防
不固必致奔突人之情不制則肆乱故
去情息妄禁惡止邪不可一時亡規矩
然則規矩禮法豈能盡防人之情茲亦
助入道之階墀也規矩之立昭然如日
月望之者不迷擴乎如大道行之者不

擇說文塗地也禮天子赤墀
徐曰階上也也

力役孟子盡心下有布縷之
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死守論語泰伯子曰篤信好
學守死善道

見秋毫之末孟子梁惠玉上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
輿薪則王許之乎

責人恕己言行錄范純仁戒
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
雖有聰明恕己則昏兩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感先聖建立雖殊歸源無異近代叢林
有_力役規矩者有_死守規矩者有_茂視
規矩者斯皆背道失理縱情逐惡而致
然曾不念先聖救末法之蔽禁放逸之
情塞嗜欲之端絕邪僻之路故所以建
立也 東湖集

佛眼謂高庵曰見秋毫之末者不自見
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自舉其身猶學
者明於責人昧於恕己者不少異也直教集

浩然孟子公孫丑上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註浩然盛大流
行之貌

區區前漢楊王孫傳何必區
區獨守所聞師古曰區區小
意也

堂仁論語子張曾子曰堂
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朱註

高庵悟和尚曰予初游祖山見佛鑑小
參謂貪欲瞋恚過如冤賊當以智敵之
智猶水也不用則滯滯則不流不流則
智不行矣其如貪欲瞋恚何予是時雖
年少心知其為善知識也遂求掛搭
雲居實錄

高庵曰學者所存中正雖百折挫而浩
然無息其或所向偏邪朝夕區區為利
是計予恐堂仁之軀將無措於天地之

堂口容貌之盛

間矣 真牧集

高菴曰道德仁義不獨古人有之今人亦有之以其智識不明學問不廣根器不淨志氣狹劣行之不力遂被聲色所移使不自覺蓋因妄想情念積習濃厚不能頓除所以不到古人地位耳

与歌龍學書

高菴聞成枯木住金山受用侈靡嘆息久之曰比丘之法所貴清儉豈宜如此

成枯木續傳灯卷十二天寧楷法嗣會元卷十四東京淨目枯木法成禪師嘉興崇德人也云云

輕肥論語雍也子曰赤之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吾子周急不繼富

區別論語子張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凌遲家語始誅百及之山重載陟何或陵遲故註陵遲猶陂池也

香王謨一純傳灯卷三十天寧卓法嗣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謨禪師溫州張氏子云師性剛毅遠眾有古法時以謨鐵面稱之○遣首座事未考

徒與後生輩習輕肥者增無厭之求得不愧古人乎 真牧集

仰山偉賤一僧室傳卷二十四黃龍南法嗣禪師名行偉生于氏大名人也云性剛甚

高菴曰住持大體以叢林為家區別得宜付授當器舉措係安危之理得失關

事有法度俾其人職其事莫敢違者當遣化十輩俾以其名付維那使明日俱來受

教化之源為人範模安可容易未見住持弛縱而能使衲子服從法度凌遲而

曲折及會茶輒失一人俾問為誰曰隨列永泰偉方經營

欲禁叢林暴慢昔育王謨遣首座仰山

中首座曰泰遊山去請以他僧備真偉然之俄有告者曰

偉賤侍僧載於典文足為令範今則各

泰寔在首座區之以欺眾耳

徇私欲大隳百丈規繩懈於夙興多缺

俸色非使搜得之泰自陳情
弱懼失所受事首座莫不知
也俸令擊鐘集眾自曰首座
已分座授道又老師所賞識
昧心固眾他人猶不可為乃
耳自破壞乎首座屏息受罰
俱永泰者出院諸方伏其公
泰後嗣其法往黃蘗山首座
住為山嗣黃龍云云
風興詩小宛風興夜寢無寐
爾所生
貪饒食尤氏傳文十八年縉雲
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身于
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飲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置天下之民以此謂之
號貪饒食貪財為號貪食為貪

參會禮法或縱貪饒食而無忌憚或緣利
養而致喧爭至於便僻醜惡靡所不有
烏呼望法門之興宗教之盛誰可得耶
龍昌集

高菴住雲居每見衲子室中不契其機
者即把其袂正色責之曰父母養汝身
師友成汝志無飢寒之迫無征役之勞
於此不堅確精進成辨道業他日何面
目見父母師友乎衲子聞其語有泣涕

且菴統傳灯卷三十三烏巨行法嗣真列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

延壽堂詩人玉屑卷十九唐
溪詩話曰唐末一山寺有僧
臥病曰自題其戶曰枕有思
卿淚門無問病人塵埋床下
履風動祭頭巾適有部使者
經從適寺中惻然憐之數飯
墳庵療治後部使者貴顯曰
言於朝遂令天下寺置延壽
堂專養病僧
他辭孟子萬章下以他辭無
受不可辨

而不已者其號令整嚴如此 且庵逸專

高菴住雲居聞衲子病移延壽堂嗟嗟
嘆息如出諸已朝夕問候以至躬自煎
煮不嘗不與食或遇天氣稍寒拊其背
曰衣不單乎或值時暑察其色曰莫太
熱乎不幸不救不問彼之有無常住盡
禮津送知事或他辭高菴叱之曰昔百
丈為老病者立常住不病不死也四
方識者高其為人及退雲居適天台衲

佛印統傳灯卷五開善暹法
嗣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
禪師饒州淨深林氏子云
形骸可外莊子大宗師脩行
無有而外其形骸
縱心論語為政十而從心
所欲不踰矩
長庚詩大東東有啓明西有
張漢朱註啓明長庚皆金星
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
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
華頂峯佛祖統紀卷六天台智者章寺北別峯名華頂

子相從者僅五十輩間有不能往者泣
涕而別盡其德感人如此 山堂小參
高菴退雲居圓悟欲治佛印卧龍菴為
燕休之所高菴曰林下人苟有道義之
樂形骸可外予以縱心之年正如長庚
曉月光影能幾時且西山廬阜林泉相
矚皆予逸老之地何必有諸已然後可
樂耶未幾即曳杖過天台後終于華頂
峰 真牧集

人皆合虛尚書泰誓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玉璞璞廣韻玉未琢也韓非子卷四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云云

琢如磨註治骨曰切象曰磋
玉曰琢石曰磨

圭璋說文璋列上為圭半圭
為璋毛詩卷何如圭如璋

壅闕前漢書景十三王列傳
雍闕不信闕師古曰雍讀曰

壅也塞也闕猶止也

著韻會說文深通川也爾雅
著幽深也通作浚

遺賢尚書大禹謨野無遺賢

高菴曰柎子無賢愚惟在善知識委曲
以崇其德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獎以
重其言優愛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
並豐蓋人皆含靈惟勤誘致如玉在璞
抵擲則瓦石琢磨則圭璋如水之發源
壅闕則淤泥疏濬則川澤乃知像季非
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勸獎之道亦
有所未至矣當叢林殷盛之時皆是季
代棄材在季則愚當興則智故曰人皆

升階書康王之誥道有升階
政由俗革

消長易泰卦象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也

李都運宋史列傳卷五十八
李士衡字天均秦州成紀人
後京兆府進士及第云云為
河北都轉運使○車文類聚
外集八宋朝轉運之名國初
但曰勾當某路水陸計度轉
運事官高者則曰某路計度
轉運使太平興國初皆曰使
兩省以上則為都轉運使

具瞻詩節南山赫師尹民具瞻

石頭傳灯十四吉列青原山行思法嗣石頭希遷大師瑞州高要人也姓陳氏
雍之肅之禮記少儀肅也肅也詩雖有來雖口至止肅也言雖也也肅也敬也

含靈惟勤誘致是知學者才能與時升
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
則絕此學者道德才能消長之所由也
與李都運書

高菴曰教化之大莫先道德禮義住持
人尊道德則學者尚恭敬行禮義則學
者耻貪競住持有失容之慢則學者有
凌暴之蔽住持有動色之諍則學者有
攻闢之禍先聖知於未然遂選明哲之

法眼參地藏僧室傳卷四法眼章禪師講文益餘執曾氏云云與善脩洪進自漳州遊湖外
將發而雨豁壯不可濟顧城隅有古寺解包休于門下雨不入堂有老僧坐地鑪見益而曰
此行何之曰行脚去又問如何是行脚事對曰不知曰不知最親益疑之三人者附火舉聲公
語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老僧又曰山河大地与自己是同是別益曰同琛堅兩指熟視曰西首
即起去益大驚周行席廡誦
寺額曰石山地藏願語倫輩
曰此老琛禪師也意欲留止
語未卒琛又至雨已止業已
成行琛送之問曰上座尋常
說三果唯心乃指庭下石曰
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益曰在
心內琛笑曰行脚人看其來
由安塊石在心頭耶益無以對
明教見神鼎僧室傳卷十四

士主於叢林使人具瞻不論而化故石
頭馬祖道化盛行之時英傑之士出厥
儀柔嘉雍之肅也發言舉令瞬目揚眉
皆可以為後世之範模者宜其然矣
與死心書

禪師洪諱者襄水人也云云僧
契嵩少時游雪誼坐堂上受
其展指庭下兩小窳陀曰汝

高菴曰先師嘗言行脚出關所至小院
多有不如意事因思法眼參地藏明教
見神鼎時便不見有煩惱也 記聞
高菴表裏端勁風格凜然動靜不忘禮

來乃其時寺今年始有醬食
矣明日將粥一力挾筐取物
投僧鉢中嵩晚上下有印甲
嚼者有置之自若者嵩神之
下坐出以觀皆碎餅餅問諸
耆老曰此寺自來不爨粥脫
有檀越請應供誣次第撥借
赴之視今携乾殘者飯納庫
下碎煨之均而分俵以當麩
也堂頭言汝來適丁其時良
然嵩大驚有木牀一夜則誣
坐其上二十輩者環之聽其
誨語云云

攻人隱惡論語陽貨具惡訂以為直者註包氏曰誣謂攻發人之陰私
急務孟子盡心上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
甲前漢書竇嬰列傳治宅甲諸第師古曰言為諸第之最甲乙之次言甲則為上矣

法在眾日屢見侵害殊不介意終身以
簡約自奉室中不妄許可稍不相契必
正色直辭裁之衲子皆信服嘗曰我道
學無過人者但平生為事無愧於心耳
高菴住雲居見衲子有攻人隱惡者即
從容諭之曰事不如此林下人道惟急
務和修身豈可苟縱愛憎壞人行止其
委曲如此師初不赴雲居之命佛眼遣
書勉之云雲居甲於江尤可以安眾行

去就莊子庚桑楚去就取與
知能六者塞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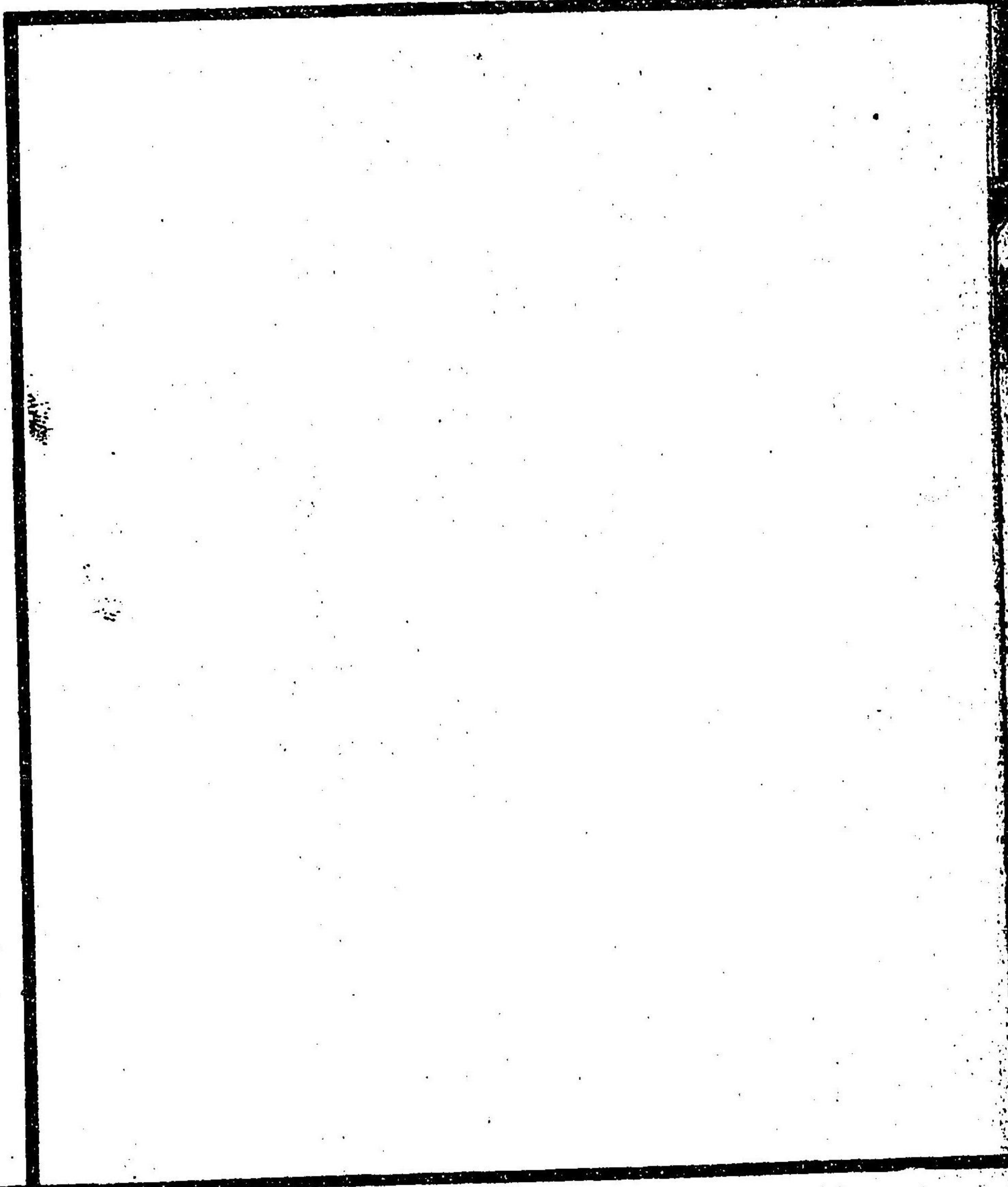
道似不須固讓師曰自有叢林已來學
者被這般名目壞了節義者不為不少
佛鑑問之曰高菴去就衲子所不及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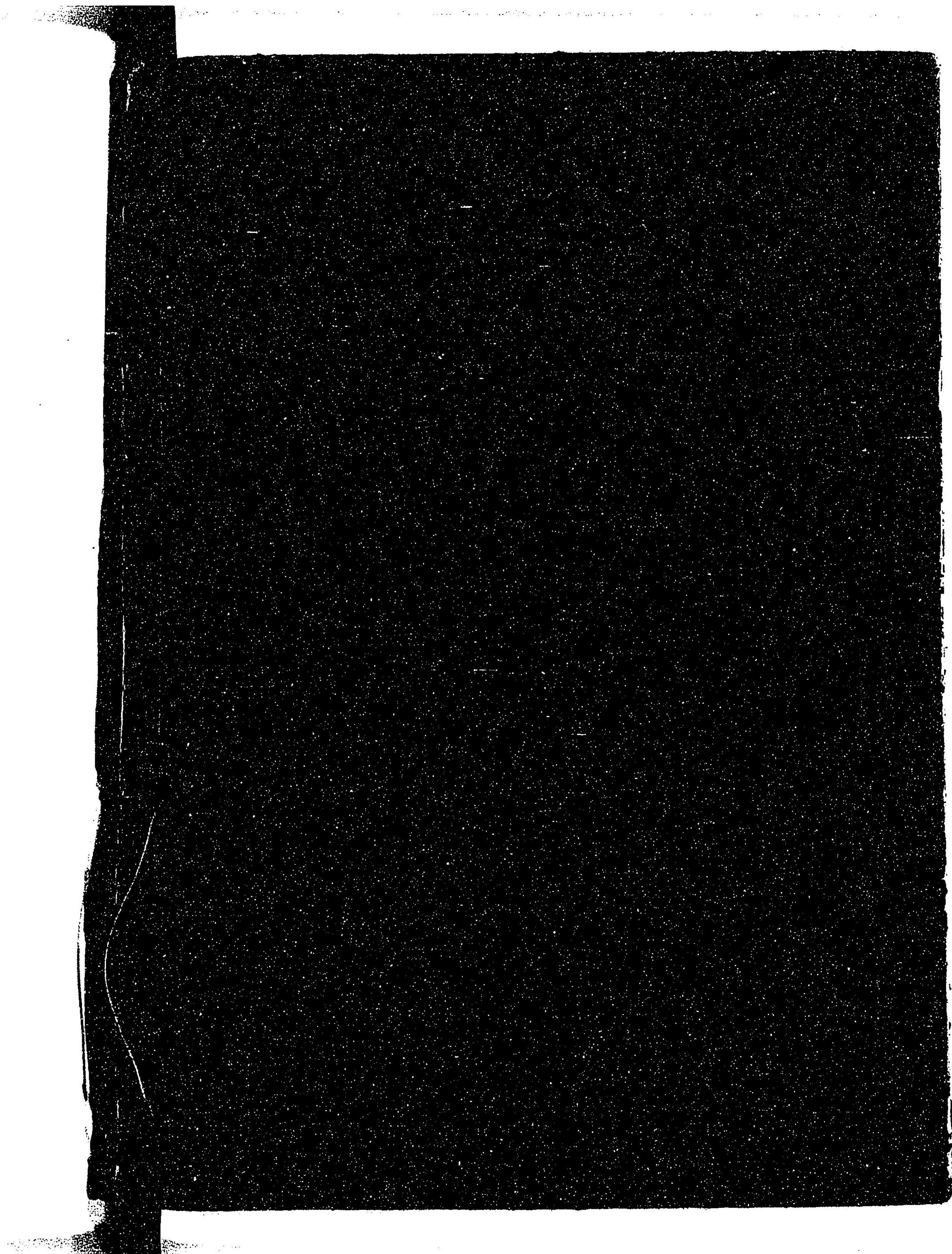
禪門寶訓上終

11

137

11-137





11

137

Ⓜ

019643-001-1

11-137

禪門寶訓

淨善/編

上

M19.10

ABG-0423

